

中外名人传记百部

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 BAI BU

# 卢梭传

北京圣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

世界名人传记

# 卢梭传

X X X 编著

## 目 录

第一章	“第一个不幸” .....	3
第二章	学徒生涯.....	12
第三章	皈依天主教.....	18
第四章	重逢“阿母” .....	32
第五章	“魔鬼音乐” .....	44
第六章	独特的三人集体.....	52
第七章	愉快而充实的田园生活.....	62
第八章	失宠.....	72
第九章	简易记谱法和《现代音乐论文》 .....	77
第十章	出色的使馆秘书.....	84
第十一章	长久的伴侣.....	89
第十二章	第一篇论文.....	96
第十三章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	100
第十四章	“退隐庐” .....	106
第十五章	《新爱洛绮丝》与《民约论》 .....	123
第十六章	《爱弥儿》 .....	127
第十七章	厄运降临.....	130
第十八章	艰难岁月.....	140
第十九章	流亡.....	149

第二十章 最后的日子.....153

## 第一章 “第一个不幸”

1712年6月28日，让·雅克·卢梭出生于瑞士“日内瓦城市共和国”中的一个贫穷的钟表匠家庭。父亲名叫伊萨克·卢梭，母亲叫苏萨娜·贝纳尔，都是日内瓦公民。卢梭的祖先是法国人。早在16世纪中叶，他的高祖父因改信加尔文教而遭到法国封建专制政府和天主教会的迫害，被迫迁居到日内瓦。就此而言，卢梭应该说是法国人的后裔，同法国有着血缘联系。这也许是他后来对法国有着一种特殊的偏爱的原因之一吧！卢梭的祖父去世时，几乎没有留下什么遗产，但卢梭的父亲是一个出色的钟表匠，全家人就靠他当钟表匠来糊口；他的母亲是贝纳尔牧师的侄女，聪明美丽，端庄贤淑，受过良好的教育。她擅长绘画、唱歌，唱时能自己弹竖琴伴奏，她读过不少书，而且能写相当不坏的诗。当时，卢梭的舅舅娶了卢梭的姑姑，两家过往甚密。据卢梭自己的回忆，有一次，卢梭的父亲和舅舅都不在家，卢梭的母亲和他的姑母领着他们的两个孩子去散步，有人向她问起她们的丈夫，她就信口吟成这样的诗句：

不在我们身边的两位先生，

处处令我们觉得可爱可亲；  
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和爱侣，  
是我们的兄弟与夫君，  
又是这些孩子的父亲。

卢梭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他有个哥哥叫弗兰克。卢梭的母亲是个爱情专一、坚守贞操的女子，在他父亲去君士坦丁堡当宫廷钟表匠后，拒绝了许多王公贵族，其中包括法国公使克洛苏尔的求爱，同时催促她的丈夫回来。后来卢梭出生，她的母亲却因产后失调离开了人间。卢梭后来在他的《忏悔录》中回忆道：“我的出生使母亲付出了生命，我的出生也是我无数不幸中的第一个不幸。”这种不幸，使年幼的卢梭失去了母爱。

卢梭自幼体弱多病，是他的姑母精心照料才把他抚养大，她是个极温柔，可爱的姑娘，常常给卢梭唱歌，卢梭后来表现出来的对音乐的迷恋，就是受了她的影响。她会唱许多小调和歌曲，她的歌声娇柔婉转，十分动听，常常使听的人忘却忧愁和烦恼。其中有一首歌，卢梭在他晚年时仍能记住它的部分歌词：  
我真没有胆量啊，狄西！  
再到那小榆树下，  
倾听你的牧笛；  
因为在我们的的小村里，

已经有人窃窃私议。

……

……一个牧童，

……一往情深；

……无所畏惧，

玫瑰花哪有不带刺的。

卢梭的父亲因为他母亲的去世很悲痛，常常叹息着与卢梭谈论他的母亲，因为卢梭而失去了妻子，会对卢梭也就加倍地疼爱，年幼的卢梭深深体会到父亲的悲痛，知道自己是用母亲的生命换来的，心里十分悲伤。卢梭的哥哥弗兰克比卢梭大七岁，学的也是钟表手艺，但是由于家里人偏爱卢梭，弗兰克被冷落了，他自暴自弃，还不到放荡的年龄，就真正放荡起来了。但是卢梭非常喜爱他，不赞成人们厚此薄彼，忽略他哥哥的教育。有一次，弗兰克惹父亲生了气，他父亲狠狠地打他，卢梭急忙冲到他们两人中间，用身子护着他，父亲只好把他饶了；但是，弗兰克越来越堕落下去，最后从家里逃了出去，一封信也没写回家过，也打听不到他的消息，这样一来，卢梭就成了独生子了。

卢梭的父亲是个有读书癖好的人，他把这种癖好也传给了卢梭。卢梭的母亲遗留下不少小说，每天吃过晚饭，父子俩就兴致勃勃地朗读起来，不知不觉就

读一夜。一本书到手，不一气读完是不肯罢休的。有时听到清晨的燕子叫了，父亲才难为情地说：“我们去睡吧，我简直比你还孩子气呢。”这种通宵达旦地读书，使卢梭不但获得了极端娴熟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而且使他获得了在他那个年龄不该知道的许多关于情欲方面的知识，使他多情善感，影响着他的一生。

到了1719年夏天，七岁的卢梭就读完了他母亲所有的藏书，并开始向他的外祖父借书看，外祖父是个博学的牧师，又是一个有鉴赏力、有才能的人，他的藏书当然有许多好书，如勒苏厄尔著的《教会与帝国历史》、博叙埃的《世界通史讲话》、普卢塔克的《名人传》，那尼的《威尼斯历史》、奥维德的《变形记》、拉勃吕耶尔的著作、封特奈尔的《宇宙万象解说》和《已故者对话录》，另外还有莫里哀的几部著作。卢梭对这些书有一种罕有的兴趣，特别是普卢塔克的《名人传》，更使卢梭爱不释手。这些书对卢梭的影响很大，历史人物的典范作用和他父亲的教诲，使他形成了自由思想和共和思想，也形成了他那倔强高傲，不肯受束缚和奴役的性格，他非常地热爱自己的国家。每每读到那些希腊或罗马英雄的忠贞不贰，威武不屈的事迹时，他就感动得两眼放光，声高气壮。有一次，他边吃饭边讲述西伏拉的壮烈事迹，

竟不知不觉把手放在火炉上，可把家里人吓坏了。

幼年的卢梭接触的都是善良人，父亲、姑母、亲戚、朋友、邻居都很爱护他。但并不放纵他。他们爱他，他也爱他们。这种教育当然不会使他产生不良的恶习，但是，他有时也多话，嘴馋，撒谎，可这是那个年龄的孩子都有的缺点，算不上是恶习。

卢梭幼年时从姑母和父亲那里得到的温柔和慈爱，使他养成了一种既十分高傲又非常温柔的个性，这种介于柔弱和刚强之间的矛盾心理，使他能克制骄奢的不良品质。

但是，卢梭所受的这种教育被一次意外的变故打断了，结果影响了他的一生。他父亲跟一个法国军官发生纠纷，军官诬告他的父亲在城里向他持剑行凶，企图把他送入监狱，但是，依照当时的法律，伊萨克坚决要求原告应和他一同入狱，这个要求被驳回，伊萨克为了荣誉和自由，宁愿离开日内瓦，远走他乡，也不让步。

父亲走后，舅舅贝纳尔就做了卢梭的监护人。当时他舅舅正在日内瓦防御工事中任职，他有一个与卢梭同岁的儿子。两人被一起送到包塞，寄宿在朗拜尔西埃牧师家里，向他学习拉丁文和其他功课。

包塞的乡村生活，减弱了卢梭罗马人式的严峻性格，使他恢复到童年的活泼，稚气中去。在包塞，他

不再把功课作为唯一的消遣，而喜欢游戏，这样就能劳逸结合。使学习效率更高。也是这一时期，卢梭对乡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伴随着他的一生。淳朴的农村生活给他带来不可估量的好处，使他心里豁然开朗，懂得了友情。卢梭与他的表兄朝夕相处，感情日深，渐渐地超过了他对哥哥的感情。共同的生活环境使两位表兄弟的性情相像，听两句好话就心软，意见一致。上课的时候，表兄若背不出来，卢梭就小声提示他，课后做作业、游戏，两人相互配合，相互帮助。五年里，两人亲密无间，形影不离，这种情况在孩子中是少见的。

朗拜尔西埃先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对数学从不马虎，但也不布置太多的作业；朗拜尔西埃小姐平时温柔、亲切，即使有时也严厉，但从不过分，有时她只是恫吓他们，并不真正责罚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表兄弟俩过得倒也轻松愉快。

这一时期，卢梭正处于躁动不安的青春期，对朗拜尔西埃小姐怀有好感，很怕惹她生气，甚至他觉得在受处罚的痛楚及至耻辱之中还搀杂着另一种快感，但由于他从小受到质朴而纯洁的教育，他得以始终守身如玉地保持住贞洁。

但是，好景不长，有一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那天，卢梭正在厨房隔壁的一间屋子里独自念书，女仆

把朗拜尔西埃小姐的几把拢梳放在砂石板上烤干，等她来取的时候，发现一把拢梳有一边齿儿都断了，就质问卢梭，卢梭坚决否认。后来朗拜尔西埃先生和朗拜尔西埃小姐一起来训诫他，逼问他，卢梭始终否认是他干的。于是他们给舅父贝纳尔写了信，舅父来了，恰好这时表兄也因过失犯个小错误，两个人被狠狠地处罚了一顿。

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卢梭在平常生活里性情腼腆温顺，但在激情奋发的時候却是那样激烈、高傲而不可驯服。他一贯受到的都是温柔、公正、亲切的待遇，可现在恰恰受到了他所最爱的最尊敬的人们的第一次不公正的磨难。委屈、怨恨使他难以忍受，肉体上的痛楚还可勉强忍受，气愤、激怒和失望却让人无法排遣，两个人怒不可遏地倒在一张床上，激动得不住地颤抖，相互拥抱着。等到两人心情稍稍平静下来，能够发泄自己的愤怒时，两人就起来直挺挺地坐在床上，用尽全身力气，不停地喊：刽子手！刽子手！刽子手！

欢畅的童年生活就这样结束了。虽然表兄弟俩继续在包塞呆了几个月，但是环境依旧，人的心情却起了很大变化。师生之间再没有往日那种热爱、尊敬、亲密和信赖的关系了；田园生活也失去了它的魅力；生活不再令人感到新鲜、有趣。后来舅父就把他们俩

人接回家了。

回到日内瓦以后，卢梭继续呆在舅父家里，他的舅父和他的父亲一样，喜欢玩乐，不善于用义务约束自己，很少关心他们；舅母是个虔诚的教徒，忙于做祷告，唱圣诗，无暇管教他们。所以，卢梭和表兄得以自由地玩耍，自由地嬉戏，从没想过去跟同龄的顽童们斯混。俩人常常忙于做各种有趣的游戏，甚至不想出门。他们自己做玩具如鸟笼子、笛子、毽子、小房子、水枪等；有时学外祖父那样制造钟表，弄坏他的工具；最喜欢的是画画儿；也去看江湖艺人的表演，回来学着自己动手制造木偶，为木偶编喜剧，在家里表演，逗得家里人哈哈大笑；还有一次，表兄弟俩听了舅父的一篇动人的讲道稿后，丢下木偶和喜剧，又热衷于写讲道稿起来。兴趣易转移是儿童的天性，但也证明了年幼的孩子是多么需要在教育上给予很好的引导。

表兄身材很高，很瘦，小脸儿像个皱苹果，而卢梭却非常矮小活泼，这样的一对确实十分滑稽可笑。俩人终日形影不离，逐渐引起别的孩子的注意，他们常常嘲笑表兄，因为他看起来高高的个子，却神气柔弱，没有一点力气的样子，他们称他“笨驴”。俩人一出门，那群孩子便嗷嗷叫地喊“笨驴”、“笨驴”，这使得卢梭非常恼火，冲上去想打那帮小流氓，结果

寡不敌众，自己挨了打，表兄却不怎么生气，看见那群孩子欺侮卢梭，就上前帮忙，结果被人一拳打倒他太柔弱了，卢梭见此情景简直气疯了，后来，他们要等到那群孩子上课去了，才敢走出家门。

## 第二章 学徒生涯

时光在悄悄地流逝。1725年初，卢梭13岁时，被贝纳尔舅舅送到本城法院书记官马斯隆先生那里，在他手下学习“承揽诉讼人”的行道，舅父认为那是一种非常有用的职业，而卢梭却对这行业务讨厌透了，他认为干这行枯燥乏味，工作时间又长，还得和奴才一样听人驱使，这与他那天生的自由、浪漫、民主、平等的性格，精神格格不入，因此憎恶心情与日俱增。马斯隆先生也不喜欢卢梭，对他抱轻蔑的态度。他常常骂卢梭懒惰和蠢笨，侮辱他为“驴”，认为他除了使用钟表匠的锉刀以外，没有别的用处，他们冠他以“无能”的罪名，将他赶出了那家事务所。

1725年4月，卢梭换了一个职业，这次是到一个零件镂刻师那里去当学徒。以前的书记官马斯隆先生的轻蔑态度把卢梭的骄气压得太低了，吸取教训后，卢梭这回依命行事，毫无怨言。他的师傅是个脾气粗暴的青年人，人称杜康曼先生，没用很长时间，就磨光了卢梭儿童时代的一切光华，摧残了他那温柔多情，天真活泼的性格，从而使他不仅在实际生活上，而且在精神面貌上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学徒。他把拉丁

文、古典文学和历史都抛到脑后。在那里，“最低级的趣味，最下流的习惯代替了我当年可爱的娱乐，甚至使那些娱乐在我的记忆里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

其实，卢梭还是比较喜欢这行手艺的，他很喜欢打图样的艺术，觉得挥动刻刀很有趣味，他希望自己在这方面能有一些成就。然而，师傅的蛮横无礼以及强加给他的种种束缚，使他对工作越来越感到厌烦。有一次，卢梭背着师傅在工作时间内替自己和要好的朋友镂刻骑士勋章，被师傅发现了，痛打了他一顿，硬说他在练习制造伪币，其实卢梭当时年纪小，对伪币根本没有概念，他只是以古代钱币形状作模型罢了。

在师傅的暴虐专横之下，卢梭渐渐对工作失去了兴趣，并染上了一些恶习，如撒谎、怠惰、偷窃等等。在那里，他所享受的正当的自由不仅仅是一点一点地缩小范围，而是在完全化为乌有了。跟父亲在一起时，他肆无忌惮；在朗拜尔西埃先生家里时，他无拘无束；在舅父家里，他谨言慎行；到了师傅那里，更变得胆小如鼠了。他深刻地体会到了在家靠父母和出外当奴隶之间的天壤之别。永别了，那往日的欢乐生活！他清楚地记得，在家里，有天晚上，他因为淘气，被父亲惩罚不吃晚饭就上床睡觉，当他经过厨房时，看见铁叉子上正烤着一大块肉，香味四溢。他向每个人道声晚安后，眼巴巴地看着那块肉，垂涎三尺，突然，

他灵机一动，向烤肉鞠了一躬，用悲戚的语调说：“再见吧，烤肉！”这句玩笑话把大家都逗乐了，他们免除了对他的惩罚，让他与他们共享那块美味。以前的调皮和聪慧，现在在杜康曼先生家恐怕再也无法表现出来。

当一名学徒，情景是很悲惨的。师傅的粗暴，伙计们的欺凌，被人看不起的滋味……卢梭都品尝到了。在这种龌龊的氛围中，卢梭学会了贪婪、隐瞒、作假、撒谎，甚至还学会了偷东西，这是社会环境影响的结果，试想，如果奴仆都处在与人平等，无忧无虑的状态，他们所希望的又可以得到满足的话，那么谁还会沾染上连偷带骗的不光彩的癖好呢？年幼的卢梭在别人的唆使下偷割龙须菜；抵制不住美味珍的人诱惑而偷师傅的吃食；还有一次因偷储藏室里的苹果，被师傅发现，狠狠揍了一顿；出于好奇心，他潜入师傅的私室，偷偷使用了师傅的应手工具、精美图案和产品模型。他经常挨打受骂，渐渐地也就习惯了，甚至认为挨打是抵清偷窃罪行的一种方式，他因挨打倒有了继续偷窃的权利了。但是卢梭虽然好食、好色，却不贪淫，更不贪钱财，在师傅的私室里，有许多碎金块，碎银块，小宝石，贵重物品和钱币，但卢梭连碰它们都没碰，他满足于自己口袋里的四五个苏。对他来说，一张上等图纸比可以买一令纸的金钱具有更大的吸引

力。他不但从来不像世人那样看重金钱，甚至也从来不曾把金钱看做多么方便的东西；金钱本身是毫无用处的，要享受它，必须把它变成别的东西；必须购买，必须讨价还价，必须时常受骗；虽掷千金，难遂所愿。“金钱金钱，烦恼根源！我怕金钱，甚于我爱美酒”，在《忏悔录》中他这样表白道：“我们手里的金钱是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我们所追求的金钱，则是使自己当奴隶的一种工具。”艰辛乏味的学徒生活，使卢梭厌倦了一切。由于讨厌伙伴们的那些娱乐，他把久已放弃的读书癖好重新捡了起来，当然，阅读会影响工作的，自然这种读书癖会受到限制，哪知，这种兴趣越受到限制，兴致也越高，甚至一发而不可收拾。附近有一个有名的女租书商，叫拉·特里布，向卢梭提供各种各书籍。卢梭则没有选择的读书，不分白天黑夜地读，也不分场合，甚至在厕所里也读上几小时。为了读书，他把自己的零花钱全用在租书上，没钱的时候，则拿衬衫、领带、衣服抵款；为了读书，他被师傅毒打过，责骂过，被衬扔掉过，撕毁过。就这样，不到一年的功夫，他竟把这家小店的书全读光了。在这些书的熏陶下，他纠正了许多幼稚的脾气和不良习惯，同时也无形之中在他内心里唤起了更高尚的感情。在没有书可读的日子里，卢梭感到烦闷，一切都缺乏情趣，令人难以忍受。

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卢梭已经十六岁了，但他却完全没有十六岁少年应有的欢乐，常常毫无原因地潸然泪下，无缘无故地喟然长叹。有时，在礼拜天，在朋友们的怂恿下同他们一同出去玩。劝他出去玩可真不容易，不过，一旦被说动参加他们的娱乐，他却比谁都兴奋，比谁都跑得远。他们一起到郊外去散步时，卢梭总是跑在最前头，除非别人提醒，他连到时候该回去都忘了。有两次，他因忘了按时回去不得不在野外过夜，因为那时城们已关闭，进不了城。第二天回去后，师傅很严厉地教训了他，并警告他说，如果下次再犯，一定严惩不贷。可是，不久，卢梭再一次被关在了城门外。那天，看守城门的是该死的米努托里队长，他总是比别人提前半个钟头关城门。尽管卢梭和他的伙伴们早有警惕，拼命往回跑，结果还是晚了那么一点，这一刹那，卢梭简直绝望了。他万分悲痛地倒在斜堤上，嘴啃着地。他的伙伴们决定在野外露宿，卢梭则当场发誓，从那以后，再也不回师傅那儿去了。第二天，他与伙伴们分手时，告诉他们把自己的决定偷偷告诉表兄贝纳尔，并且通知他可以跟他见一面的地点。

自从卢梭当学徒以后，就与表兄见面少了，一则因为住的地方离表兄家远；二则二人现在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中，职业和习惯也有了差异，特别是舅母，

认为卢梭是个地位卑贱的学徒，不准表兄和他来往。

表兄听到这个消息后，连忙跑来看他，送给他一些财物和一把短剑，卢梭非常喜欢那把短剑，但他感觉到表兄对他的离家出走并不感到难过和悲伤，也没有挽留的意思，很是失望，也许他是听从了舅母的话。从那以后，他们俩再没联系过，卢梭一直把失去表兄这个知心朋友当作千古恨事！

### 第三章 皈依天主教

1728年3月14日，卢梭离城出走，义无反顾。如果说他由于恐惧而计划逃跑的时候，心里很凄惨的话，那么在一旦实现这一计划的时候，心里反而觉得十分惬意。一路上，他悲喜交集，悲的是，这么小的年纪，就背井离乡，离开亲属，没有依靠，没有生活来源；手艺刚入门，还不能靠它谋生；在稚弱无知的年龄，就要面对种种邪恶和绝望，到很远的地方去接受苦恼，谬误和陷阱，接受奴役和死亡，这对一个还不满16岁的孩子来说，是多么可怕的前景啊！喜的是，他获得了独立，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了，他成了自己的主人了，于是他踌躇满志，以为什么都能做，什么都做得成，只要一纵身就能腾空而起，在空中翱翔了，对前景充满着希望。

卢梭在城郊流浪了几天，住在熟识的农人家里，他们非常善良、亲切，热情地接待这个流浪的孩子。卢梭并没在那里停下来，他继续漫游着，来到距离日内瓦大约四五里的萨瓦境内龚非浓地方，那里的教区神父是德·彭维尔先生。卢梭拜访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家族的后裔，受到了热情款待。德·彭维尔先生压根

没有劝卢梭回家去的意思，相反，他试图说服卢梭改信天主教。晚饭后，他对卢梭说道：“上帝在召唤你，你到安讷亚去吧！你在那里可以见到一位非常仁慈的善心的夫人，她由于国王的恩惠，不仅自己摆脱了谬误，还可以把别人的灵魂从谬误中拯救出来。”卢梭不愿接受任何人的施舍，更何况一位虔诚的女信徒的施舍。但是，一方面由于德·彭维尔先生的催促和饥饿的熬煎，另一方面，卢梭认为做一次有目的旅行，倒也不错，心里虽然有点不自在，却也下了动身到安讷去的决心。他不慌不忙，一路渴望碰上奇遇，结果一天的路程他三天才走完。

抵达安讷西后，卢梭施展自己的全部才华，以演说家的手法写了一封文词华丽的信，和德·彭维尔先生的信放在一起，然后带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去拜访华伦夫人。碰巧那天是举行圣枝仪式的日子，华伦夫人刚去教堂，卢梭连忙追上去，他沿屋后花园的小路走着，尽头有一扇门通往教堂。华伦夫人正要进入这道门时，听到后面有脚步声，连忙转过头来。这一刹那，卢梭大为惊讶，他原先以为她一定是个老态龙钟的丑老婆子，不料她却是一位满脸和气，风韵十足的年轻女子，一双柔情美丽的大蓝眼睛，光彩闪耀的肤色，动人心魄的胸部的轮廓卢梭简直看呆了。她微笑着接过卢梭的信，看了一遍，便注视着卢梭，用醉人的声

音说“哎，孩子，你这样年轻就到处飘泊，实在太可惜了！”她不等他回答又接着说：“到我家去等着吧，叫他们给你预备早饭，弥撒以后我就来和你谈谈。”

华伦夫人全名是路易丝·爱丽欧诺尔·德·华伦，是伏沃州佛威市的古老贵族拉图尔·德·比勒家的小姐。她很年轻的时候就与洛桑市罗华家的威拉尔丹先生的长子华伦先生结婚，婚后没有生养子女。由于婚姻不大美满，又受了些家庭纠纷的烦恼，华伦夫人就趁维克多亚梅德王到艾维安来的机会，只身渡过瑞士湖，皈依旧教。就这样，由于一时的轻率，她抛弃了她的丈夫、她的家庭和她的故乡。这位喜欢有着热心肠的天主教徒的国王便把华伦夫人收留在他的庇护之下，并且给她一千五百皮埃蒙特的年金。

她是一个忠实的天主教徒。她温柔、慈爱、对不幸者深表同情的性格，以及她乐善好施的本性，使她具有独特的气质。和卢梭一样，她幼年丧母，所受的教育非常杂乱，虽然曾学过一些哲学和物理学的原理，但她对经验医学和炼金术却有着特别的偏好。她每天都在拟定计划，从事各种没完没了的活动。

华伦夫人首先询问了卢梭的情况，卢梭便把自己在杜康曼先生那里当学徒的遭遇述说了一遍，华伦夫人对他深表同情。她不敢劝卢梭回日内瓦，就她所处的地位来说，如果她那样劝，就是悖逆天主教的一大

罪行，她很知道她现在怎样受监视，她所说的话怎样被注意。于是，她就用一种极其动人的口吻劝卢梭回家与父亲团聚，然而卢梭主意已定，她也就不再劝说，但是她用一种怜悯的眼光望着卢梭：“可怜的孩子，你应该到上帝召唤你去的地方，你将来长大成人，就会想起我的。”

第一次相见，华伦夫人就留卢梭共进午餐。同桌吃饭的有一个大胖子，他建议卢梭到都灵去，说那里有一个为训练准备行洗礼的新入教者而建立的教养院，要是卢梭去那里入教，则在精神和生活上都有了着落。至于路费，主大人会发善心供给的。卢梭觉得所有这些馈赠都非常令人难堪，心里很不好受，但他又想入教后生活费用就有了保障，而且从学习教会的礼仪中也可获益不少。不久，旅费凑足了，华伦夫人就把卢梭托付给大胖子夫妇，他们准备就在星期三启程离开安讷西，前往撒丁王国的首都都灵。

这种长途旅行正适合卢梭早已形成的漫游癖好，他觉得在这样的年纪就有机会爬山越岭，登临阿尔卑斯山的高峰，真是件美事，心中不觉暗自高兴。旅行比卢梭想象的要愉快得多，不几天，他就习惯与大胖子夫妇相处了。大胖子是个中年人，斑白的黑头发扎成辫子垂在脑后，样子像个水兵，嗓音粗大，相当活泼。他什么行业都干过，哪一样都不精通。他很直爽，

能吃能喝，善于吹牛，常常装扮成一个传教士，混进教堂。他打算在安讷西设立什么手工厂，得到华伦夫人的同意，这次到都灵去，就是为了取得大臣的批准，路上的大批开销都是别人提供的。他的妻子沙勃朗太太则是一个相当和善的妇人。途中，卢梭跟他们睡一个房间，他们夫妇俩的鼾声常常将他吵醒。

跟这对夫妇一起旅行，卢梭自己什么心也不操，他的肉体和精神都沉浸在有生以来最幸福的状态中。他的心里充满着对华伦夫人的爱，充满着青春的愿望，美妙的期待和灿烂的远景。这次徒步旅行花了七八天的功夫，一路上，卢梭尽情地享受着沿途的自然风光，美丽的景观尽收眼底，这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安慰。他将感情寄托于大自然，虽然身处漂泊之中，却没有精神空虚之感。他们在很好的驿站打尖，路上又没有什么恼人的事，卢梭觉得自己的身份比过去当学徒高了许多倍，对自己的前途充满着信心。他想，在这样小的年纪，就有机会游历意大利，增长见识，是何等的光荣啊！就好象当年汉尼拔将军翻册越岭，去攻占另一座城市一样威武。

抵达都灵后，卢梭对这个大城市充满了好奇心。由于他少不经事，又粗心大意，被大胖子夫妇骗去了所有的钱财，包括华伦夫人的私下里给他的一些钱以及华伦夫人给他系在短剑上的一条银丝带。一路上的

旅费，几乎已全部花光。这时，卢梭虽然已经到了都灵自己所向往的大都市，但已身无分文，一贫如洗了，于是他只好去投靠那所救济院。

卢梭把带来的介绍信交给了收信人，他立即被人送到志愿领洗者教养院去。有人把他带进一间相当宽阔的房间，房间的尽头有一个木制的祭台，祭台上有个大十字架，祭台周围放着四五把木制的，因长期使用而发亮的椅子。大厅里有四五个奇丑的恶汉，其中有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摩尔人，他们在西班牙和意大利过着流浪的生活，到处接受洗礼，以便取得好处。另外一扇铁门被打开了，卢梭看见一些女信徒走了进来，她们都是最不顾廉耻的卖身的女人和一些最丑恶的淫妇，其中只有一个长得相当迷人，卢梭想和她结识，但她被一个年老的女监管人看管着，还被一个教士纠缠着，接近不得。

为了欢迎卢梭这个新来的教徒，志愿领洗者开了个全体会议，会上有人作简短的训话。第二天早晨，为了进行训诲，又把他们集合起来，由一位矮小的却很严肃的老神父，向他们做第一次布道。这是向新来的人传授知识，而不是进行辩论。由于卢梭自小就生活在新教的氛围里，天生对天主教反感，这次只是在各种诱惑之下以及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又加上涉世未深，不知不觉地走上了反叛自己宗教信仰的道路，

心中很是懊悔，但也无可奈何，于是他就想方设法企图难住开导他的人。幻想着摆脱目前所陷入的困境。轮到卢梭发言时，他反驳了牧师的言论，引起了一场辩论，这样一来布道会的时间就拖长了，参加的人都感到不耐烦。老牧师愤怒地拍桌子，并谎称他不懂法语一走了之，结束了这次聚会。

第二天，教士们怕卢梭扰乱大家的情绪，就把他安置在另一间房子里，让他同一位神父同住。这位神父比较年轻，健谈善辩，就是说，会编冗长的句子，并且非常自满。这位神父常常无故地攻击新教，并引经据典，然而却时常遭到卢梭的反驳。在这里，卢梭每天将时间消耗在辩论，祷告和一些无味的琐事上。

这段日子里，卢梭遇到了一件事，这件事差一点对他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后果。那两个自称为斯拉夫人中的一个，喜欢上了卢梭，常常向他献殷勤，热情地吻他。可他实在长得太丑陋，身上又脏，满身是嚼烟草的臭味儿，卢梭一点都不喜欢他，甚至一见他就害怕，但还是忍受了他的亲吻，心里想：“这个可怜人对我这样友爱，拒绝他是不对的。”但后来这家伙越发肆无忌惮，对卢梭动手动脚，甚至要与他发生性行为，这使卢梭忍无可忍，又惊慌失措，因为他从未经历过这种事，他怀疑这个斯拉夫人是患了神经病。事情发生后，卢梭迫不急待地讲给别人听，女总管知道

了，叫他不要声张，但卢梭继续到处嚷嚷。结果招致一个管理员的严厉申斥，责备他小题大作，甚至损害了神圣道院的名誉，还向他解释了许多他听不懂的话。从他嘴里卢梭了解到这种丑恶行为在教堂里是非常平常的事。由于卢梭在那件事中表现出来的憎恶伸展到辩护者的身上了，所以，这个辩护者自此以后使用尽办法让他在教养院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这种日子卢梭早已烦透了，他只盼望早日离开救济院。

一个月后，终于轮到卢梭接受洗礼了。因为教士们认为他的信仰不坚定，故一直拖延到现在。最后，直到他们认为他受到了充分的教育，教师们对他相当满意之后，才把他送到圣约翰总堂，在那里宣誓脱离新教，接受洗礼。那天，卢梭穿一件专供这种仪式使用的带白花边的灰长袍。在他的前后各有一个拿着铜盘，用钥匙敲打盘子，接受别人的布施，然后，卢梭又带到宗教裁判所去领取异教徒的赦免证，裁判神父问过卢梭的信仰，地位及家庭以后，就让人把收到的布施(约有二十多个法郎的零钱)给了他，嘱咐他活着要做一个善良的信徒，不要辜负上帝的恩典，最后祝他幸运，便把他赶出门外。

两个月来的教会生活就这样告一段落。随着救济院大门“砰”的一声被关上，卢梭的一切崇高的希望，也都在这“砰”的一声中幻灭了。这个梦变得太

突然了：原来怀着灿烂辉煌的计划，忽然坠入最悲惨的境地，早晨想选择他将要居住的宫殿，晚上竟落到露宿街头。但是一想到经过长期奴隶生活以后，他又获得了自由，成为自己的主人了，卢梭仍然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他想，在这样一个繁华富庶，阔人很多的大城市里，只要自己的天资和才干被人发现，立刻就会有人接待他，更何况，他现在还有二十多个法郎，他感到自己生平第一次这么富裕。因此，他没有灰心失望，仅仅是改变了自己的希望，他感到自己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自信和镇定。

卢梭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游览全城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他去看哨兵上岗，因为他喜好军乐；他参加教会迎圣体的行列，因为他爱听神父的合唱；他去看豪华的王宫，因为他好奇，饿了，就到一家乳食店美美地吃了一顿。

好几天的工夫，卢梭在城里城外到处游逛，寻找一切他认为稀奇和新鲜的事物去看，对于一个初出茅庐从来没有见过首都的年轻人来说，什么都是稀奇的和新鲜的。但后来，他被王宫的音乐所吸引，几乎是每天都去听音乐。

尽管卢梭生活非常节俭，可是二十个法郎还是渐渐地花完了。虽然当时的卢梭还处于对什么都漫不经心的年龄，但由于前途茫茫而产生的忧虑不久就变成

了恐惧。一切幻想都破灭了，他只希望能找到一个赖以糊口的固定职业，然而，由于他的手艺还不精通，镂刻师傅不会雇佣的，而且这一行的师傅在都灵也不多，所以卢梭只好挨家挨户地为人雕刻一些盘碟上的图案，但生意不佳，挣钱很少。

一天清早，卢梭从公特拉诺瓦街经过，透过一家商店的橱窗，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店主风度优美，相貌动人，就走了进去，向她推荐自己，请求帮助。她不但没有拒绝，反而流露出对卢梭的同情，并亲自到厨房给他拿来早点，她充满盛情的招待，同情的语调以及温柔的风度，把卢梭在女人面前的腼腆一扫而光，并且赢得了卢梭对她的崇敬和爱慕。

这位妇人叫巴西勒太太，她丈夫年岁比她大，醋意相当浓，每回他出远门，都把她托付给一个性情忧郁，不会讨女人欢心的伙计照管。这个伙计一看见卢梭到他的女主人店里来，就气得嘴里直嚷嚷。有一天，她因讨厌那个店员，就上楼回自己的房间去了，卢梭连忙干完自己的活计，也跟着上楼，看见她那美丽的姿态，便跪在门口伸出手臂向她求爱。然而她却装着没有看见卢梭，置之不理。卢梭轻轻移动身子，挨到她的膝旁，默默地注视着她，心中充满了兴奋，快乐，羞怯和焦虑之情，少男的热情使他难以控制自己。而巴西勒太太却心有所思地注视着刺绣，好像没有看见

卢梭一样。这种场面僵持了好一会儿。正当他的激情达到顶点的时候，忽然间隔壁厨房的门响了，她惊慌地对卢梭说：“快走，那个店员来了。”卢梭赶紧站起来，匆忙离开了她，他们两之间纯洁而美丽的爱情就这样结束了。不久，巴西勒先生从伙计那里听到了风声，就派店员将卢梭斥责一顿，不准他再到店里来。

卢梭离开那家店后，在女房东的帮助下，到一个贵妇人家服务，做了一个仆人。这位贵妇人叫维尔塞里斯伯爵夫人，她的丈夫已经去世，膝下无子无女，已近中年，容貌非常高雅，又很有才华，酷爱法国文学，而且相当精通。她写的函札，有塞维尼夫人的笔法和韵味。她的胸部长了一个肿瘤，使她非常痛苦，不能亲自执笔。卢梭的主要工作，就是照口述录下这些信札。

维尔塞里斯夫人不仅富于才华，而且心灵既高尚又刚强。卢梭亲眼见她忍受病痛和死亡，她从没有表现出片刻的懦弱，从来没有失去过妇女应有的仪态。但她常常以冷淡的态度对待卢梭，而卢梭也总是小心谨慎地应付她。因为她只不过把卢梭看成一个仆人，结果使卢梭在她面前不能不以仆人的身份出现，感到很不自在。由于她没有子女，所以侄儿德·拉·罗克伯爵对她大献殷勤，希望博得她的欢心以便继承财产。此外，她的亲信家仆看到她已接近死亡，也都争

相取宠，想多捞一点好处，她家的总管叫罗伦齐先生，是个机灵人，他的妻子比他还机灵，在女主人面前非常得宠。她把自己的侄女朋塔尔小姐介绍给夫人当了侍女，帮助夫人整理东西。三个人联合起来控制女主人，以致女主人只通过这三个人的眼睛来看人，只通过这三人的手来行事。卢梭对他们也唯命是从，小心翼翼，而她们却不欢迎卢梭，总是对他不放心，生怕夫人给他太多好处而损害他们应得的利益，因此，他们串通一气，排挤卢梭。

维尔塞里斯夫人喜欢以写信来消遣病中生活，但他们却设法打消她这种兴趣，并且还叫医生来劝她不要写，说这会使她劳累。借口卢梭不会服侍人，叫两个抬轿子的粗汉代替他去伺候她。最后，夫人写遗嘱时，他们竟安排得那么巧妙使卢梭一个星期没能进她的房间。虽然卢梭遭到这个家庭里其他成员的排挤，但维尔塞里斯夫人忍受痛苦的坚强精神使他对她产生了极大的钦佩和敬爱，他对夫人深表同情，暗地里为她流下了许多眼泪。

维尔塞里斯夫人终于去世了。卢梭眼瞧着她咽气。她的一生是有才华有见识的妇女的一生。她的死是一位哲人的死。看到她以恬静的心灵毫不松懈，毫不伪装地履行天主教徒的一切义务，卢梭竟感到了天主教之可爱。她的为人本来是很严肃的，在她临危的时候，

竟显出一种快乐的表情。她那种视死如归的恬静和坦然令人感动。

她在遗嘱中给每个下等仆人留出一年的工资作为馈赠。因为卢梭不算她家的正式成员，所以他什么也没得到，不过罗克伯爵给了他三十个利勿儿，还送给他一套新衣服，并答应给他找事做。

在维尔塞里斯夫人家逗留期间，卢梭还做了一件错事，这件事使卢梭背上良心谴责的沉重负担，一直到死都没能获得解脱。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家庭瓦解的时候，难免会发生一些混乱，难免会丢失一些东西。然而由于仆人们的忠实和罗伦齐夫妇的周密照料，列入财产目录的东西一样也没缺。只有朋塔尔小姐丢失了一条已经用旧了的银色和玫瑰色相间的小丝带子。这小丝带子被卢梭偷走了，他是想拿它送给维尔塞里斯夫人家的厨师玛丽永的，因为卢梭很喜欢她。大家在卢梭那里发现了丢失的丝带子后，就问他是从哪里拿的，卢梭不加思索地说是玛丽永送给他的。玛丽永虽然很气愤，但她生性温和，与当时厚颜无耻的卢梭对质，显然处于不利地位，谁是谁非，当时似乎无法判明。由于当时情况比较纷乱，没有时间进行深入了解，罗克伯爵就把他们两人都辞退了。对他干过一件应该谴责的残忍的事，卢梭非常的懊悔，从此以后，他就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直到晚年他写自传《忏悔

录》时，把这件事坦坦率率地说出来，才稍微减轻了这种良心上的不安。

## 第四章 重逢“阿母”

离开维尔塞里斯夫人家之后，卢梭回到女房东家住了五、六个星期。这期间，他由于年轻力壮，无事可做，常常心情烦闷。他坐立不安，精神恍惚，总跟做梦似的，有时哭，有时叹息，希求一种自己毫不了解而又感到缺乏的幸福。这大概是每个青春年少男女们常有的心情吧！但卢梭勇敢地走出了这段迷茫，他非常清楚，前面的路还很长，他不能彷徨，必须勇敢地走下去。

卢梭在维尔塞里斯夫人家里的那段时间，结识了几个朋友，其中有一个他常去拜访的萨瓦神父，人称盖姆先生。他是麦拉赖德伯爵家的孩子们的教师。他年轻，很少交游，但是他非常富于理智，为人正直，而且有学问，是卢梭相识的最高尚的好人之一。卢梭常常去拜访盖姆先生，并从他身上获得了健全的道德训诲和精辟的至理名言。盖姆很赏识卢梭的才华，同时也诚恳地指了影响卢梭发展的重重障碍。是盖姆向卢梭描绘一幅人生的真实图画，使他懂得有美德的人怎样在逆境中走向幸福。怎样在逆风中坚持前进，为什么要任何境遇中都可以做一个有美德的人，为什么

没有美就毫无真正的幸福，卢梭承认，盖姆的贤明教诲成了他心中的道德和宗教的萌芽，这种萌芽从未枯萎，只要有一个更可爱的手加以培养，就会开花结果的。卢梭感激盖姆，正当他处于无所事事的处境而要走向罪恶的下坡路的时刻，他使自己回头了。卢梭后来在他的教育著作《爱弥儿》中“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这一部分所说的“萨瓦牧师”，主要就是以这位道德高尚的盖姆为原型的。

有一天，完全出乎意外，罗克伯爵派人来叫卢梭。由于以前卢梭在维尔塞里斯夫人家帮助抄写信时表现很好，罗克伯爵非常欣赏他的才干，就答应给他找一个好工作，现在已经找到了。那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业，伯爵嘱咐卢梭，他已把他放在一条很有希望的道路上，至于以后应该怎么办，那就全靠卢梭自己了。

罗克伯爵介绍卢梭去德·古丰伯爵家任职，德·古丰伯爵是王后的第一侍臣，显赫的索拉尔家族的族长。他亲切和蔼地接待卢梭，并鼓励他说：“孩子，凡事总是开头难，但是你的事，开头不算是太难的。要老实听话，想法叫大家都满意，这就是你目前唯一的工作。另外，你要有勇气和毅力，我们会照顾你的。”然后又把卢梭介绍给他的儿媳布莱耶侯爵夫人和他的儿子古丰神父，这种开端是个很好的预兆。可以看出，他们没有把他当仆人对待，也不让他穿仆人的制服。

至于卢梭所担任的工作也很自由，除了誊写些口授的文件和同小孩们做游戏外，其余的时间全是自己的。这种悠闲的生活，照理说很容易使人流于放荡，然而卢梭并未染上这种恶习。他常常去盖姆先生家，聆听他的教诲，得到不少知识。

起初，卢梭的工作的确是非常出色的，他做事非常谨慎，又很勤勉，深得古丰家里人的赞美。盖姆先生明智地教导他：最初的热情要适可而止，不然的话，后来一松懈下去，就显得太明显了。“你初来时的表现”，他对卢梭说，“是人们以后所据以要求你的标准，你要善于使用你的力气，以便日后可以多作一些工作，但是你要注意，做事千万不要虎头蛇尾。”

有一次，古丰伯爵家举行宴会，场面很大。席间有人把话题转到了绣在带有贵族标志的一面壁锦上的索拉尔家族的一句铭文“T” l ? i “ i t u i m ” t i “ p a s ”。由于皮埃蒙特人不熟悉法文，有一个人认为这句题词中有一个书法上的错误，说“? i i t”这个字多了一个字母“t”。古丰老伯爵想要回答，但是当他看到站在一旁的卢梭微笑着却什么也不敢说的时候，就让他发言。卢梭心里很高兴，就回答道：“我不认为这个“t”字是多余的，因为，‘? i “ i t ’是一个古法文字，并不是从名词‘? “ r u s ’ (尊大; 威赫)来的，而是从动词‘? “ r i t ’

(他打击，他击伤)来的；所以这个题词的意思，据我看，并不是‘威而不杀’，而是‘击而不杀’”。

卢梭这样年轻就能讲出一番道理，使在座的人都感到非常惊讶。老伯爵以非常满意的神气对他加以最大的最完美的赞扬，以致所有在座的人都连忙异口同声地称赞起来。卢梭本人也以此为荣。

从此以后，古丰伯爵家的人都另眼看待卢梭，认为他是一个有为的青年。古丰伯爵甚至要卢梭到古丰神父那里去，以便向古丰神父学习拉丁文和其它知识。而卢梭在这段时期，也安下心来，努力学习，进步很快。古丰伯爵对卢梭感到很满意，逢人就称赞他的表现，并有意培养他，以便将来为他家效劳。

正在这时，卢梭与一位名叫穆沙尔先生的日内瓦人交往甚密，他是个细工画匠。一天，他介绍一位从日内瓦来的巴克勒先生与卢梭相识。巴克勒是一个非常有趣，十分活泼的人，满嘴诙谐的俏皮话。卢梭与他谈得很投机，没有多久两人便成了好朋友。几天后，巴克勒准备返回日内瓦，卢梭简直与他难以分离，于是便决定跟他一道走。

虽然在古丰伯爵家，卢梭的前程似锦；虽然老伯爵一家都竭力挽留他，但卢梭丝毫没改变他的主意，他已完全被巴克勒，被将要进行的旅程迷住了心窍。从这时起，除了作这样一次旅行外，他再也看不出有

什么别的乐趣，别的命运和别的幸福了。旅行完了以后，他又能见到华伦夫人了，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还有，那山峦、原野、森林、溪流、村落，一样样接连不断的以新颖的动人姿态相继出现，大自然的美景真是美不胜收，况且这次旅行，除了逍遥自在的魅力以外，还有另一种魅力。有一个年纪相仿，趣味相投的好脾气的朋友做旅伴，而且没有牵挂，没有任务，无拘无束，或留或去全听自便，这将是多么美妙啊！卢梭这样轻率地离开古丰伯爵家，多半是由于他那天生的好游乐，不受约束的性格决定的。离开前，古丰家里的人曾送给他一个小型埃龙喷水器，卢梭对它爱不释手。有一天，他忽然想到喷水器对于旅行很可能有大用处，可以吸引一些乡下人来看这个东西，这样便可顺便换取一些食物和饮料，甚至还可以赚些旅费。他们拟定了一个无穷无尽的计划，然后就动身了。

1731年，卢梭毫不惋惜地抛弃了他的保护人、他的教师、他的学业、他的前途，开始了一个真正流浪者的生活。他和巴克勒兴致勃勃，准备实现他们的长途跋涉的计划，他们企图用以赚钱的工具小型喷水器，虽然在旅店里也能偶尔博得妇女和仆人们一笑，但丝毫没有使他们少付钱，更不凑巧的是，到达布拉芒时，喷水器坏了，他们的表演便无法进行，但这并

未减少他俩旅游的兴致，一路上，他们仍然精神抖擞，非常愉快。

几天后，他们抵达尚贝里，两个小伙伴就分手了。卢梭迫切盼望能立即见到惦念很久的华伦夫人，但他又不知她是否乐意接待他，颇为担心。卢梭一向把华伦夫人的家看成自己的家，而且从华伦夫人的慈爱中，他得到了母爱的温暖。虽然卢梭在古丰伯爵家时曾给华伦夫人写信，告诉他生活近况，而华伦夫人在回信中也曾勉励卢梭在待人处事上要谨慎诚实，然而现在不知华伦夫人的态度是否还像过去那样亲切。卢梭一想到这里，就很担忧。

当卢梭走近华伦夫人房子的时候，他的心跳得厉害，两条腿直哆嗦，眼睛好像蒙上了一层阴云，但当他见到华伦夫人时，她的神情使卢梭恢复了镇定。她并不怎样惊异，也没有丝毫忧郁的神色。她用温柔的口吻对他说：“可怜的孩子，这么说，你又回来啦！我知道你太年轻，不能做这样的旅行，我很高兴，事情至少还没弄到像我所担心的那种地步。”接着她便让卢梭谈谈自己的情况。

华伦夫人和侍女商量后，决定让卢梭住在她家里，他自然非常高兴。华伦夫人住的是一所相当大的古老的房子，其中有一间漂亮的空屋她留作外客厅，卢梭就被安排住在这里。它的外面正是卢梭和华伦夫人第

一次见面时的那条小道，从屋内可以望见小河和花园那边的田野。卢梭第一次住在这种环境之中，内心非常感谢华伦夫人的恩德。如此宽敞的房间和面对广阔的原野，使卢梭心中的郁闷一扫而光。在华伦夫人家里，虽然不如古丰伯爵家那样豪华，但是这里令人感到的是整洁、庄严以及和浮华奢侈绝不相容的古老世家的殷实富足。华伦夫人非常好客，又乐意帮助人，不论是谁来找她，她都一视同仁地留他们吃饭。

华伦夫人家有一个相当漂亮的侍女，名叫麦尔赛莱，弗赖堡人；有一个男仆是同乡，名叫克洛德·阿奈；还有一个女厨子和两个轿夫。从卢梭住进这里的第二天起，华伦夫人便称他“孩子”，卢梭则称呼她“阿母”。平时卢梭帮助华伦夫人整理一些资料，誊写与教堂来往的帐目，抄写药方；此外还帮她采集药草，捣碎药料，平常有各色各样的人来访，如军人、药剂师、传教士和妇女，华伦夫人乐于接待这些客人，卢梭从她好客的作风中获得了不少乐趣。有时，他也与华伦夫人讨论文学，或者朗读给她听。华伦夫人天资聪颖，也爱好文学，并能鉴赏作品的好坏；谈吐间常带有文学家的气质。她虽然生活在乡间但并未染上一般妇人的庸俗作风。她喜欢谈论人情世故，无形之中使卢梭吸取了许多处世的经验。

闲暇时，卢梭也读些书。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发现

了几本书，其中有《旁观者》，普芬道夫的集子，圣埃弗尔蒙的集子和《拉·亨利亚德》，特别是《旁观者》这种读物使卢梭深感兴趣，也使他得到了许多好处。他仔细地研究书中的词藻，语句的结构和优美的文体，训练自己的文法，纠正以前常犯的书写上的错误。

在这期间，华伦夫人暗暗地研究，观察卢梭，为他的前途制订了许许多多的计划。她先让她的亲戚奥博讷观察卢梭，看他在哪些方面比较有前途，考察的结果是他觉得卢梭将来顶多能在乡村当一个本堂神父。于是，华伦夫人就把卢梭送到附近的一所修道院去受教育。在那里，他先向一个遣使会神父学习拉丁文，但是那个神父不仅长得丑陋，还处处给卢梭过不去，卢梭在他的房间里简直比坐牢还可怕。后来和善的格罗院长觉察到卢梭所受的折磨，就给卢梭重新指定了一位老师，这就是年轻教士加迪埃，他到这个神学院是进修的，利用课余时间指导卢梭学习。他的相貌长得很动人，他的情感、热情和亲切似乎完全表露在脸上，然而他的眼神和声音中又常常带有忧愁的味道。

加迪埃先生耐心地教导卢梭，卢梭学习也很用功，但由于他那天生的不愿受约束的自由散漫性情和异常敏感的心，他的进步总不大。加迪埃先生离开神学院时，卢梭对他依依不舍，他是卢梭离开家后遇到的最善良的老师。

在去神学院之前，华伦夫人偶尔教卢梭唱歌，她的嗓子轻柔动人，还会弹琴，这些熏陶激发了卢梭对音乐的兴趣。去神学院时，华伦夫人送给卢梭一本乐谱，这是克莱朗波的合唱曲。在神学院里，卢梭最大的收获便是在对音乐知之甚少的情況下，把《阿尔菲和阿雷土斯》合唱曲的第一首宣叙调和第一首咏叹调的乐谱读了出来，而且还唱得毫无错误。

有一天，卢梭回到华伦夫人家时，刚好看见邻居的房屋失火了。阿母家的住宅非常危急，已经被风吹过来的火苗盖住了。大家都忙着把家具和其它东西抢救出来放到花园里，卢梭也帮助把东西从窗口扔出去。恰好那天是礼拜天，大主教来访，他和夫人一起跪在园里祈祷，卢梭和其他的人也同时跪下。忽然间，风向变了，大火没有烧到这边来，免除了一场灾难。这虽是件小事，但却对卢梭产生了一些影响，他后来竟把这件事说成是奇迹。

由于卢梭在神学院里进步很小，主教和院长对他失去了信心，又将他送回华伦夫人身边。卢梭对歌唱艺术的爱好，使华伦夫人产生了要把他培养成一个音乐家的想法。机会很好，夫人家里每星期至少举行一次音乐会，指挥这个小音乐会的一位大教堂的乐师也时常来看阿母。他是巴黎人，名叫勒·麦特尔，是一个优秀的作曲家。夫人介绍卢梭与他相识，并让卢梭

去他家里学习音乐。

于是，卢梭便整天沉浸在歌声的天地里，同音乐家及合唱团的儿童们生活在一起，比在神学院快乐多了。这种生活虽然自由，但卢梭却从不滥用自由，而是规规矩矩，努力学习。这个环境给卢梭印象最深的是音乐会的练习，合唱时的歌声，儿童班的歌唱，神父祷颂时所穿的服装，唱诗班的帽子。卢梭则经常带着他那支笛子，坐在乐队旁边，尽情地吹着。

二月的一个夜晚，天气很冷，大家正在麦特尔先生家围着炉子烤火，忽然听到有人敲门。女仆去开了门，带进来一位年轻人，他先和麦特尔先生寒暄了几句，自称是一位法国音乐家，因经济困难而四处奔波，希望在教堂里干点杂务，挣点儿路费。麦特尔先生一听到法国音乐家这几个字，他那颗善良的心就被感动了，因为他既热爱祖国又爱好艺术，于是便热心地招待这位年轻人。卢梭在一旁观察他，见他面容清秀，口齿伶俐，谈吐之间可看出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他叫汪杜尔，刚从巴黎来，迷了路，本打算去格勒诺布尔找一位亲戚。

吃晚饭的时候，大家谈起了音乐。他对音乐很内行，知道许多音乐大师，名曲及许多男女演员，美女和大绅士。他描绘得那样逼真，就象曾亲眼见过他们一样。因为他有知识和才干，所以卢梭对他特别感兴

趣。

安讷西市的教会在地方上很有地位，主持者都是神学家和一些有贵族身份的人，雇用人很不容易，那些牧师教士们都相当骄傲，对于他们所雇佣的人自然就不怎么礼貌。他们对麦特尔先生也常常这样，尤其是那位名叫德·维栋讷的领唱的神父，对麦特尔先生更加冷淡和轻视。

在这年的受难周期间，主教照例要请当地的会员，勒·麦特尔一向是在被邀请之列的。席间，勒·麦特尔和德·维栋讷发生了比平日更为激烈的争执。那位领唱的神父对勒·麦特尔作出了越礼的举动，并且谈了几句令他忍受不了的难听的话；勒·麦特尔立即决定第二天的夜间离开此地。虽然在他向华伦夫人告别的时候，华伦夫人对他进行了百般劝解，也丝毫未能使他改变主意。于是，华伦夫人和卢梭尽可能帮助他，这样做是应该的。因为麦特尔先生平时在音乐和其他事务方面处处帮助夫人，这次他决定离开，卢梭自然要为他送行。于是，卢梭和仆人阿奈把他的盛满乐谱的箱子抬着走了一段路，然后在乡村雇一匹驴子把箱子一直驮到色赛尔。后来，由卢梭护送麦特尔经贝莱到达里昂。在他们俩下榻于圣母旅馆时，勒·麦特尔先生的羊痫风病又发作了，一路上他不知发作了多少次，这次比以往都厉害，可把卢梭给吓坏了。卢梭大

叫大嚷起来，呼喊救人，正当路人急急忙忙围拢起来对麦特尔先生进行急救的忙乱当口，卢梭却卑鄙地偷偷溜掉了。这件事充分说明了卢梭这时候仍然是个毫无责任感，不成熟的年轻人。在晚年的自传《忏悔录》中，他提到这件事，称它是“第三个难以出口的坦白”。

## 第五章 “魔鬼音乐”

卢梭回到了安讷西，却没有见到华伦夫人，心里非常痛苦。他开始后悔不该怯懦地丢开了勒·麦特尔先生，同时，他只知道华伦夫人去巴黎了，他没有路费，也没有她的确切地址，无法去寻找她，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留在安讷西，等待阿母的消息。

在这段日子里，卢梭既没有去拜访那位曾经照拂过他并且还能继续照拂他的主教，也没到修道院去，却去拜访了汪杜尔先生。此时的汪杜尔先生在安讷西已经赫赫有名，贵妇们争相招待他。卢梭非常羡慕他的本领，提议和他住在一起，以便向他请教，他同意了。于是他们俩就在一个鞋匠家里，这个鞋匠是个谈吐诙谐和好逗乐的人，用土话称自己的妻子为“骚娘们儿”。他和妻子时常争吵，汪杜尔便在一边劝架，他的普罗旺斯口音和诙谐的挑逗，常常令卢梭捧腹大笑。

华伦夫人走时把贴身使女麦尔赛莱留在了家里，麦尔赛莱是个温和的，心眼儿好的姑娘。卢梭常常去看她。她有几个女友，其中有一个叫吉萝小姐的日内瓦姑娘，很喜欢卢梭，但卢梭不喜欢她。出于对美好

事物的喜爱的天性，年轻的卢梭喜欢的是贵族小姐。但是，这决不是说卢梭有羡慕出身与地位的虚荣心理，而应该说这是个人的偏好。卢梭喜欢的是保养的比较柔润的肤色，比较美丽的手，比较雅致的服饰，全身给人一种轻盈飘逸，一尘不染之感，而且举止大方，谈吐优雅，衣裙比较精美，剪裁得比较得法，鞋要比较小巧玲珑，丝带、花边和头发的颜色陪衬得比较美观。他在《忏悔录》中写道：“一个女人，如果具备了这一切，就是长得差些，我也是偏爱她的。”麦尔赛莱的其他几位女伴，对卢梭也十分客气，都把他当自己的朋友看待，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

一天清晨，卢梭跑到野外去看日出。那是圣约翰节以后的那个星期，那真是个美丽的日子，大地披上了华丽的衣装，花草遍地，色彩斑斓；夜莺啼春，百鸟用大合唱送别残春和迎接美丽夏日的降临。面对如此美丽和谐的大自然，卢梭不知不觉地愈走愈远了。

当他在一个山谷的树荫下踽踽独行时，忽然听到后面传来了马蹄声和少女的喊叫声。卢梭回头一看，原来是葛莱芬丽小姐和加蕾小姐，他认识这两位姑娘。葛莱芬丽小姐是瑞士人，长得很漂亮，她和华伦夫人的境遇一样，也是背乡离井，来安讷西居住，但她没有年薪，幸运的是，她结识了加蕾小姐，住在她家，俩人形影不离，亲如姐妹。加蕾小姐比她小一岁，长

得更漂亮，举止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娴雅大方。她俩说要到她母亲的别墅去，因马不肯过河，请卢梭帮忙。开始，卢梭想用鞭子从后面赶，但他怕姑娘们摔下来，又担心被马踢着，于是他便另想了一种办法，他拉住加蕾小姐那匹马的缰绳，牵着它过河，另一匹马也毫不费事地跟过来了。这样渡过河后，卢梭就向他们俩告辞。葛莱芬丽小姐嚷道：“不行，不行，我们不能这样放你走，你为了帮我们，衣服都弄湿了，我们要是不给你把衣服弄干，那是过意不去的，请你跟我们一起走吧，现在你已经是我们的俘虏了。”卢梭的心怦怦直跳，一双眼睛盯着加蕾小姐。加蕾小姐见他那副窘相，就笑着补充道：“是呀，是呀，战俘，快上马，骑在她的后面，我们要拿你去做个交代。”“不，小姐，我不曾有幸认识你的母亲，她看到我会说些什么呢？”葛莱芬丽小姐接口说：“她的母亲不在古堡，除了我们俩以外，没有别人，我们今天晚上还回来，到时候你再和我们一块回来吧。”

于是，卢梭便跳到葛莱芬丽小姐的马上。一路上，他搂着她的腰，沿途风光明媚，又不断地给两位少女聊天，他非常兴奋。到别墅后，卢梭自己烘衣服，两位小姐下厨房做饭。午饭后，他们一起去果园摘樱桃。这一天完全是在无拘无束的嬉笑中度过的，直到傍晚，他们才动身回家。这次愉快的经历总算减轻了卢梭对

华伦夫人的思念。

麦尔赛莱得不到她女主人的任何消息，决定回一趟家弗赖堡，并让卢梭送她。卢梭欣然答应了。一路上，麦尔赛莱很照顾卢梭，有时她模仿卢梭的声音，语调，给旅途增添了不少乐趣。但是，由于她天生胆小，夜间，她和卢梭必须睡一个房间，这种亲密的安排，对于在一起旅行的一个20岁的小伙子和一个25岁的姑娘来说，很少能停留在这一点上。但是，一路上，卢梭非常拘谨，不敢越雷池一步。

路过尼翁时，卢梭顺便去探望了一下他的父亲。父子相见，悲喜交集，两人久久地拥抱在一起。卢梭向父亲述说了自己对音乐的兴趣，和想当一位音乐家的愿望。父亲勉励他少做荒唐事，干自己愿意干的事。

几天后，他们平安到达弗赖堡。卢梭见到了麦尔赛莱小姐的父亲，并与他们一道吃了晚饭。第二天，卢梭就离开了弗赖堡。

往回走时，卢梭想去洛桑欣赏美丽的瑞士湖，因为在洛桑看湖水，可以饱览无遗。但在去洛桑的途中，他的钱就花光了。这天晚上，他到了离洛桑不远的一个小村庄时，感到又累又饿，就到一家小旅店，吃完晚饭，就上床睡觉。第二天吃罢早饭，结帐时，卢梭想把自己的短外衣押给店主，但好心的店主不要。卢梭非常感动。后来，他就托一位可靠的人把钱还给了

店主。

快到洛桑的时候，卢梭已经不名一文，穷困潦倒。他突然想起汪杜尔刚到安讷西时的情景，心想：“我为什么不能冒充一回音乐家呢？”虽然卢梭曾和勒·麦特尔在一起呆过六个月，从中受到一些教益。但要成为一音乐教师，仅仅六个月是不够的，可卢梭没想这么多，此时，他满脑子是要在洛桑做一个小汪杜尔。于是他这个日内瓦的巴黎人，新教国家的天主教徒，把自己的名字改拼为汪梭，自称作曲家，从巴黎来。为了执行这个美妙的计划，卢梭先寻找哪里有既能住宿又花钱不多的小旅店。他听人说有个名叫佩罗太的人，家里留宿过路客人，便找到了他。佩罗太确实是个大好人，非常周到地接待了卢梭并且答应给他张罗，帮他找学生，还可以等到挣到钱以后才向他要钱。卢梭遇到这位善良人，内心非常感激。

有一天，有人把卢梭介绍给一位叫特雷托伦先生的法学教授，他喜欢音乐，经常在家里举行音乐会，卢梭想显示一下自己的才华，以扩大影响，就装着真会作曲的样子，为他的音乐会作起曲来。他兴致勃勃地干了两星期，誊清，标定音部，划分乐章，为了更漂亮地煞尾，还在末尾加上一段优美的小步舞曲，像是在作一出音乐艺术杰作似的。

音乐会开始了。卢梭煞有其事地说明了乐曲的速

度。演奏的风格，各音部的反复等注意事项。然后，他严肃地打起拍子。可惜演奏的效果比人们想像的还要坏，那些乐手故意开玩笑，弄出些噪音来，锣鼓敲打得乱七八糟，非常嘈杂。这情景急得卢梭汗流浹背，紧张万分，但他还是毅然地继续指挥。来宾们议论纷纷。一个人说：“实在叫人难以忍受！”另一个说：“真是讨厌极了！”“真像是魔鬼音乐！”第三个人接着说。

卢梭在音乐会上惨遭失败，垂头丧气地回到他居住的地方。遭到这次打击，他感到无法再在洛桑呆下去了，就启程到讷沙泰尔去。在讷沙泰尔，他收了几个学生，继续教音乐，生活费用也有了着落，还还清了欠佩罗太的钱，在那里，卢梭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心里仍惦记着阿母，常常跑到附近的树林里徘徊、冥想和叹息。

有一天，卢梭在布德里遇到一个身穿道袍的老人，满口方言，但卢梭能听懂他的话，和他谈得很愉快，这位老人邀请卢梭同他一起吃饭。席间，他说自己是耶路撒冷的希腊主教，是为了重修圣墓来到欧州各国募捐的，因语言不通，他提议卢梭当他的秘书翻译。卢梭听后，便欣然答应了这位老者的请求。于是，他们俩从赖堡到了伯尔尼，然后动身前往索勒尔。

到达索勒尔后，他们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见法国大

使。这位大使就是曾任驻土耳其大使的包纳克侯爵，他对圣基的事情非常了解。主教与大使交谈了十五分钟，因为这位大使懂得多种语言，所以没有让卢梭一同进去。当主教出来后卢梭正要跟他走的时候，被大使拦住了。既然卢梭自称是巴黎人，就应受大使阁下的管辖。卢梭只好向他坦白交了自己的身份，大使看卢梭很诚实，便把他带到了夫人的房间，将他介绍给大使夫人。大使夫人见卢梭聪明伶俐，非常喜欢他，竭力劝说他留下来，不要再跟那位希腊主教到处乱跑。卢梭答应了。

大使的秘书德·后·马尔蒂尼埃先生把卢梭领到给他预备好的房间里，对他说：“当年，在德·吕克伯爵的庇护下，有一个和你同姓的名人（指法国抒情诗人让·巴蒂斯特·卢梭笔者注）住过这个房间，你应该在各方面都能和他并驾齐驱，有那么一天，当人们说起你们时，得用卢梭第一，卢梭第二来区别。”

这番话使卢梭受到很大鼓舞，他把房里的书读了一遍，心血来潮，立即为大使夫人写了一首颂诗，以表感谢之情。

这时的卢梭，思想成熟多了，他不仅没有像以前那样爱上包纳克夫人，而且几天以后，他就感到在大使身边是没有多大前途的，他希望离开大使馆到巴黎去。恰好这时，使馆的翻译秘书梅尔维叶告诉卢梭，

说有位朋友高达尔先生是在法国军队中服务的瑞士籍上校，他的侄儿也在巴黎担任军职，想找一位助手。梅尔维叶先生认为卢梭是合适的人选，建议他去那里。对卢梭来说，能够到巴黎去做一次旅行，心中当然十分愉快，所以他立即答应了。大使为卢梭写了几封介绍信，并给他100法郎做为旅费，同时还给了他许多忠告。随后卢梭就动身了。

## 第六章 独特的三人集体

这次旅行用了两周光景，20岁的卢梭认为这是他一生所过的最快活的日子。他当时年轻力壮，独自一个徒步旅行，手边钱又充足，而且满怀希望。一边欣赏着自然美景，一边幻想着自己身穿军官制服，手拿望远镜，置身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指挥若定的光辉形象，只要自己努力奋斗，一定会成为象森贝尔格元帅那样著名的将领。一路上他胡思乱想，竟不知不觉到达巴黎近郊。

巴黎是怎样的一个城市呢？在卢梭的想像中，她应当比都灵更壮观，更美丽。可是，当他从圣玛尔索郊区进城的时候，所见到的是一片遍地垃圾的小路，丑陋污秽的房舍，一片肮脏和贫穷的景象，到处是乞丐，车夫，缝衣妇以及沿街叫卖药茶和旧帽子的女人，这些给卢梭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即使到后来他参观了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和歌剧院，仍不能消除这个最初的印象。

卢梭拿着大使的推荐信，拜访了一些人，特别是认识了翻译梅尔叶先生的嫂子和她的侄子。梅尔维叶夫人长得很漂亮，她时常邀请卢梭去她家吃饭。高达

尔上校见过卢梭后，就让卢梭当他侄子的随从。梅尔维叶夫人和她侄子劝卢梭另谋出路，因为上校是个吝啬鬼，帮他做事不会有好结果。

卢梭听从了梅尔维叶夫人的劝告。由于一时找不到工作，他便委托她替他打听一下华伦夫人的消息。结果，得到的消息是，华伦夫人可能到都灵或萨瓦去了。卢梭很想念她，便决定离开巴黎，去外地寻找她。临行前，卢梭给高达尔上校写了一封诗体信，对他的老奸巨滑、吝啬淋漓尽致地嘲笑了一通。

每一次旅行都有感受，这次也同样充满活泼和趣味。沿途的绿野，遍地的秀丽景色，清新的空气，这一切解放了他的心灵，给他以大胆思考的勇气。他徘徊于幻想之乡，竟至有好几次都走错了路。

有一天，卢梭为了到近处去观看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特意离开原路，绕了几个圈，结果迷了路。他又累又饿，于是走进一个农民家里，请主人按价计算给一顿饭吃，他拿来了撇去奶皮的牛奶和粗糙的大麦面包。卢梭如狼似虎地一会儿就把那点食物消灭了，仍然觉得饿，主人见他不像个坏人，就又到地窖里拿出一块好面包，一块火腿和一瓶美酒，还添了一盘炒蛋，卢梭饱餐了一顿。当卢梭付钱时，那位农民却不收。他战战兢兢地对卢梭说，由于官吏横行乡里，所以他不得不将酒食面包藏起来，以免被征税。如果这

事被人发现，他就得上绞刑架。这番话使卢梭心里产生对人民遭受痛苦的同情和对贪官污吏的痛恨。老百姓不敢吃自己用血汗挣来的食物，这是何等不公平啊！这种境遇使卢梭感到愤愤不平，后来他在论述民主自由思想的著作中伸张了正义。

卢梭一到里昂，便去沙佐特修会去见夏特莱小姐，她是华伦夫人的一位女友。卢梭向她打听华伦夫人的情况，她答应帮卢梭写信打听，要卢梭在里昂等候消息。

这时，卢梭已囊空如洗，只好到外面广场上过夜，一天晚上，天气非常热，他决定在外面过夜。当他在一张长凳上躺下后，一个教士从旁边走过，见卢梭这副样子，深表同情，就邀卢梭去他的住所，热情招待了他。但是，临睡觉时，卢梭发现他是个同性恋者。

第二天早晨，教士吩咐店里的一位姑娘弄点心，但她说没工夫。他又求助于这个姑娘的姐姐，可她连理都不理。最后，他俩走进这两位姑娘的房里，她们对卢梭很不客气，姐姐把脚踩在他的脚尖上，妹妹在他正要坐下的时候，猛地从后面把椅子抽走了，她们的母亲又从窗口泼了一盆水，溅了卢梭一脸。卢梭一生中从未遇到这种事，他们只好赶快离开那个鬼地方。由于这种经历，里昂人没有给卢梭留下好印象，他始终把里昂看成是欧洲城市中淫乱之风最盛的城市。

就这样，卢梭在大街上过了几次夜，虽然处在这样悲惨的境遇里，但他既不着急，也不发愁，对于未来也没有丝毫的忧虑，一心等待着夏特莱小姐的回音。

有一次，卢梭在城外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上过了一个十分愉快的夜晚。那天，白昼非常热，傍晚的景色却令人陶醉：露水滋润着萎靡的花草，没有风，四周异常宁静，空气凉爽宜人；夜莺成群，它们的歌声此呼彼应。卢梭独自漫步，恍若置身仙境。后来，他疲倦了，就舒舒服服地躺在一块石板上睡着了。天亮后，他从梦中醒来，愉快地向市内走去。他边走边唱，忽然背后有人叫他。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安多尼会的教士。他问卢梭懂不懂音乐，卢梭回答说会一点儿。于是他便邀请卢梭给他抄乐谱，并说道：“你跟我来，我要请你帮几天忙，吃住都不成问题。”卢梭非常高兴，便跟他去了。

这位教士叫罗里松，很喜欢音乐。他把卢梭领到一间小房子里，里面摆满了他自己已抄好的许多乐谱。他让卢梭抄另一些乐谱。卢梭在那里一连干了三四天，除了吃饭外，全在抄，很快就把乐谱抄完了。罗里松先生很高兴，除了免费给他供应膳宿外，还给他一个埃居。几天后，卢梭得到阿母的消息，并收到了回阿母那里去的路费，这使卢梭高兴极了。

得知阿母住在尚贝里市，卢梭的心里就有了底，

由于现在不缺乏路费，他就在里昂又住了一个多星期，然后才动身去尚贝里市。

不久，卢梭就到达目的地尚贝里，见到了亲爱的阿母。那天她并不是独自一人。见面时，她一句话也没说，就拉着卢梭的手，以她那种叫任何人都倾心的亲切姿态向总管介绍说：“先生，这就是我向您提起的那个可怜的年轻人，请您多加关照吧，他值得您关照多久就关照他多久，这样，我以后就不用为他操心了。”然后她又对卢梭说：“我的孩子，今后你是国王的人了，感谢总管先生吧，他给你找到了饭碗。”卢梭惊喜地望着总管先生，急忙向他表示感谢。不久，卢梭就走马上任了，做了登记处的秘书。虽然这只是临时工作，但是自从他离开日内瓦，经过四五年的奔波，荒唐和痛苦以后，他第一次冠冕堂皇地开始自己挣饭吃了。

这一年是1732年，当时卢梭已经20岁了。在尚贝里，他与阿母住在一起。华伦夫人善于交际，深谙人情世故，卢梭从她那里学到了不少处世技巧。

尚贝里的家虽比不上在安讷西的家那样舒适，但是从尚贝里迁到这所偏僻的房子里来自有其缘由，这也是华伦夫人的聪明之处。华伦夫人迁到这里，是因为办事比较方便，当时皇室内部很混乱，她怕被人遗忘而被取消年金，所以搬到这里，以便于接近皇室。

这所房子是财政总监的，为了讨好他，华伦夫人把它租了下来。不久，过去不肯帮她忙的总监倒成了她的好朋友，而且肯为她出力了。

华伦夫人的情况依然如旧，忠实的克洛德·阿奈始终跟她在一起。阿奈是蒙特勒地方的乡民，从小就学会制作瑞士茶。华伦夫人要配制药剂，而他又懂药材，所以就雇佣了他。他特别喜欢研究植物，要不是英年早逝，他可能会在植物学界出名的。他为人豪爽，举止沉稳，态度冷静，感情炽热，对主人十分忠诚，一切事情他都考虑得很周到，所以华伦夫人非常敬重他。

阿奈先生与华伦夫人相处得很好，很少发生争执，偶尔发生，最后也总是言归于好。但有一次，夫人在生气时对他说了句侮辱的话，他忍受不了，陷于绝望，看到手边有一小瓶鸦片剂，便吞了下去。幸而被华伦夫人发现，急忙要卢梭帮她抢救他，终于使他脱险。正是这件事的发生，才使得卢梭了解到夫人和阿奈之间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从此以后，卢梭更加钦佩和尊敬他，甘愿做他的学徒，向他学习待人处世之道。

生活的安定，使卢梭那杂乱而无系统的教育才开始有稳定的基础，也才能使他的性格逐渐定型。在这段时间，卢梭埋头于自己的工作，闲暇时也自学算术、

绘画、几何学、植物学、化学和解剖学等功课，其中最使他感兴趣的还是音乐。和阿母一同练习音乐是他平日最快乐的事，音乐是使他俩朝夕相处的一种纽带，他俩共同欣赏名曲，别有一番情趣。

有一回，卢梭见阿母正在药炉边忙来忙去，就对她说：“妈妈，这里有一支非常有趣的二部合唱曲，我看，你准会因它而把药熬糊了的。”“真的吗？”阿母说：“要是你让我把药熬糊了的话，我就叫你吃了它。”卢梭就这样一边斗着嘴，一边把她拉到她的羽管键琴那里。一到那儿，他们就把什么都忘了，杜松子和茵陈都变成黑炭了。阿母就拿出来抹了卢梭一脸炭末。类似的情景令卢梭回味无穷。

这时期，拉摩的歌剧正开始名噪一时，卢梭花了很大功夫买了本他的《和声学》，仔细研读。后来他又练习音乐，如白尼耶的《睡爱神》，克莱朗波的《被蜜蜂螫了的爱神》这些合唱曲就是那时学会的。当时，尚贝里有一位名叫巴莱的神父，是位优秀的音乐家，为人和善，弹得一手好羽管键琴。卢梭和他结识后，马上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俩人朝夕相处，互相研究音乐。卢梭向阿母建议每月举行一次小型音乐会，她答应了。于是卢梭便放下其他事情，将全部精力放在这些音乐会上，每回都邀请许多人来参加演奏，阿母担任独唱，巴莱先生弹琴，卢梭负责指挥。处在这

种环境中，卢梭在音乐方面进步很快。

不久，卢梭就完全沉湎到音乐里，再没心思上班了。华伦夫人常常劝他：“能歌善舞，没有出路。”但是，看到他的音乐癖已到了疯狂的程度，只好同意他的辞职打算。卢梭辞职后，一心扑在音乐上。当地人都逐渐知道了他的音乐才华，上门求教的学生也多了起来，他教音乐挣的钱比当秘书的薪金还要多。不仅如此，办公室与音乐室的生活截然不同，前者非常单调，狭隘，后者则完全不同了，音乐环境富有高贵的气氛，满室歌声萦绕，令人欢乐愉快。

当地的最上等人家庭都非常欢迎卢梭，殷勤地接待他。尚贝里是一个能使人在愉快而安全的交往中享受生活之乐的城市，因此外地的贵族也都喜欢来这里居住，他们过着安闲舒适的生活，多半以名誉和礼节为重。这里的青少年大都出外从军，女人们都长得很漂亮，她们都非常佩服卢梭的才华。

渐渐地，卢梭变得越发成熟了，他与华伦夫人的感情也愈来愈深。华伦夫人也意识到了该把他当作成年人来对待了，于是她改变了原来的态度，对卢梭的态度比往常严肃了许多。不久，华伦夫人安排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与卢梭进行了推心置腹的长谈，卢梭明白了她的意思，便答应了她的要求，这也是卢梭长久的愿望。八天后，他们幸福地结合在一起了。她的恩

情对卢梭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卢梭在《忏悔录》中这样写道：“我从她所说的知心话中得到的益处比从她的教导中所得到的还要多。”“一个教育家的全部箴言也赶不上你所爱恋的一个聪明女人情意缠绵的话语。”

克洛德·阿奈觉察到卢梭和华伦夫人之间关系的亲密性质，因为他是一个绝顶聪明而又非常审慎的小伙子，他们不可能瞒过他的眼睛，但他从来不说违心话，也不总是把心里所想的都谈出来。华伦夫人深深爱着他们俩人，认为他俩对她的幸福都是不可缺少的。她对待他俩都一视同仁，使他们彼此相爱和互相尊重，嫉妒和争风吃醋的念头在她所唤起的高尚感情面前都得退避三舍。就这样，他们三人组成了一个世界上或许是绝无仅有的集体。三个人共同地，排他地生活在一起已成了习惯，如果在吃饭的时候，三个人中缺了一个或者有外人参加，就好像一秩序都乱了；尽管夫人和他们每个人之间都有个别的亲密关系，他们也会觉得仅有两个人在一起不如三个人都在一起的时候那样愉快。他们彼此信任，平常都很忙，夫人的事务繁多，又喜好交际，轻易不让他们两人闲着没事干。

后来华伦夫人想在尚贝里创设一所皇家植物园，还要聘请一位技师，不用说只有阿奈先生能猜中夫人的用意，因为他非常熟悉各种植物。这座城市位于阿

尔卑斯山脉中部，很适于进行植物学研究。夫人又拟定了创设一个药剂研究所的计划，这对于当地的穷人是大有好处的，那时恰好有一位退休的格洛希医生来到尚贝里，夫人便千方百计请他相助。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卢梭便可以专攻植物学了。但是一个意外的打击使这个计划落了空。有一天，阿奈应格洛希的请求到阿尔卑斯山中采集一种名为白蒿的稀有植物时，不幸得了肋膜炎。据说，白蒿是治这种病的特效药，但也救不了他的命。华伦夫人，卢梭和格洛希医生都日夜守候在阿奈的身旁，五天后，他不幸与世长辞了。

就这样，卢梭和华伦夫人失去了这位最忠实的朋友，非常悲痛。阿奈的死不仅给夫人带来了精神上的痛苦，也带来了物质上的损失。阿奈先生是个正直的人，做事有条理，深受大家的尊重。自从他死后，夫人家里的收入就远不如从前了，以致时常收支不平衡。

## 第七章 愉快而充实的田园生活

阿奈死后，卢梭代替了他在华伦家的位置。但他太年轻，太浮躁，固然获得了与阿奈同样的信任，但却不能具有同样的权威。眼看见家里的收入一天不如一天，卢梭便更加努力学习音乐，以免日后无法维持生活；但他的运气很不佳，事事受挫。这时，他对音乐的兴趣稍有减弱，对文学和哲学的兴趣日浓，尤其是伏尔泰的作品，常常让他入迷。在他去日内瓦的时候，老友西蒙先生将学术界的最新消息讲给他听，使他增强了求知的热情。在尚贝里，他认识一位物理学教授，常常作一些有趣的小试验。有一次，卢梭学习他制造密写墨水的方法，在瓶里装了半瓶生石灰，硫化砷和水，用塞子塞好。他看见瓶内水剧烈沸腾了，就想打开瓶塞，结果，瓶子爆炸了，伤了他的眼睛，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才恢复视力。

由于过度劳累，生性敏感以及对华伦夫人濒于破产的经济状况的过分担心，卢梭的身体状况愈来愈坏了。他的胸腔很宽，呼吸本应是舒畅的，然而他却经常气短，有时觉得很憋闷，发起喘来，而且有时心慌，有时吐血；心情也比较烦闷和忧虑。

身体的衰弱，也影响了卢梭的情绪，使他那好作奇思异想的热情冷淡了一些。华伦夫人用远胜过母亲对儿女的心肠来照料他，使他非常感激。由于她的百般照顾，细心看护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关怀，终于把卢梭从死神的魔掌里夺了回来。

卢梭虽然大病痊愈了，但精力并未复原，胸部有时还感到疼痛，余烧未退，全身软弱无力。长期住在这所阴暗凄凉的山房子里，卢梭感到愁闷。为了使他早日康复，夫人准备搬到乡下去，但是又怕辞退旧房子会到引起房东的恼怒，就对他说：“你的隐居计划非常好，也很合我的意，不过，过隐居生活也需要钱呀，放弃我所这所监牢般的房子，就有失去饭碗的危险，当我们在树林里找不到饭吃的时候，还得到城里来找。为了避免这种麻烦，我们最好不要完全离开城市。我们就继续给圣劳朗伯爵那点房租吧！这样他就不致停止我的年金。我们要设法找所小房子，它离城的距离可以使你享受生活的安静，又在必要时可以随时回城里来。”

于是，他们商量好搬到城外的沙尔麦特村。这个地方离城不远，但很僻静，颇有乡村的味道。

第一天晚上睡下的时候，卢梭真是快活极了，激动得睁着泪汪汪的双眼对夫人说：“啊，妈妈，这真是一个幸福而纯洁的住所呀！我们要是在这里找不到

幸福和纯洁，那就别到其他地方去找了。”

这一段时期是卢梭感到最幸福的时期。那时，由于卢梭身体衰弱，连牛奶都消化不了，他就喝泉水，当时流行用矿泉水治病。但是他方法不对头，每天早晨空腹喝两大杯，况且泉水里矿物质含量又过多，卢梭不仅没有治好病，身体反而更弱了。

一天早晨，卢梭在移动一张桌子时，忽然觉得心跳耳鸣，耳朵听不见声音了，从此以后，他的听力下降了。而且，自从发生了这件怪事后，他就开始失眠。然而这一次意外并未影响他对人生的希望，因为每当病重时，便激起了求生的意志，病愈后就又觉得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再加上阿母的陪伴和鼓励，他对人生充满了崇高的理想，更加坚定了他本来就有的宗教思想。

阿母的安慰使卢梭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当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照料园子，饲养家禽，鸽子，母牛上去并且把整天的时间都花在这些事情上时，这比喝牛奶和服用一切药物更有益于卢梭的身体和健康。

田园生活始终充满着无穷的乐趣，住了一段时间他们便渐渐和乡里人混熟了。但冬天来临时，卢梭和夫人决定回城里去。卢梭是多么不愿离开那里呀！他吻着那里的土地和树木，担心自己不久于人世，而把这种分别当作永别。回城后，卢梭闭门谢客，只和阿

母和新来的医生萨洛蒙打交道。萨洛蒙医生是个正直而有才气的人，卢梭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专门知识。卢梭夜以继日地读书，研究学问，甚至把病痛都忘了。对当时流行的各种学说，他都一一进行探索，尤其是拉密神父的《科学杂谈》，他百读不厌。

卢梭把自己看作健康的人了，他又开始出门，拜访老朋友孔济埃先生。他不顾一切地积累知识，常常到布沙尔的书店去看书。春天就要来临时，他还从那里买了好几本书，以便回沙尔麦特时，随身带去。

积雪刚刚融化，卢梭就迫于急待地回到了沙尔麦特，过起了真正的充满乐趣的田园生活。虽然衰弱，他还是量力而行地恢复了田间劳动，比如锄锄地，驯养鸽子等。

在这期间，卢梭认真读起书来，但他的读书方法非常特别，他认为要从读一本书得到好处，必须是有书中所涉及到的一切知识，因此，每当他读一本书，没有看完十页，就已查遍了好几所图书馆有关的参考书。后来，他觉得这种方法太浪费时间，费力不讨好，学到的知识很少，便开始探索新的读书方法。

卢梭认为一个人只要对于学问有真正的爱好，在他开始钻研的时候首先感觉到的就是各门科学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使它们互相牵制，互相补充，互相阐明，哪一门也不能独自存在。要选择一個主要学科，

其余的便是辅助的东西。卢梭先把《百科知识》的每一个门类单独加以研究，再把各类知识重新综合起来，经过深入思考，得出正确的结论。他觉得这种研究方法妙趣横生。以前，每当他读一本书时，往往看不到几页就头晕眼花，非常疲乏。现在他采用新方法，交替研究各种专门知识，这门厌倦了就研究那门，感到轻松愉快，即使整天用功也不觉得疲倦了。

卢梭有时觉得自己已25岁的人了，还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就下决心勤奋学习，每天早晨日出以前，他就起床，然后从邻近的果园沿着山路走到尚贝里。一边散步，一边作祈祷。他的祈祷是纯洁的，他为自己和他永远为之祝福的那个女人祈求一个没有邪恶，没有痛苦，没有穷困的纯洁的平静生活，祈求我们至死作正直的人并在未来有正直人所应有的好命运。在这种祈祷中，赞美和欣赏多于祈求。回来后，他从远处探望妈妈是否已经醒来，如果她的百叶窗已经打开，卢梭就知道她已经醒来，赶紧跑到她的房间里向她请安。

他们通常用咖啡和牛奶作早餐，边吃边愉快地聊天。早饭后，卢梭开始看书，一直看到吃午饭。这时，他主要看一些哲学书籍，如波尔—洛雅勒出版的《逻辑学》、洛克的《人类的悟性》、马勒伯朗士的《真理的探索》，还有莱布尼茨、笛卡尔的著作等等。开始，

卢梭发现他们的学说互相冲突，就想把它们统一起来，这个计划没有成功；最后，他决定在每读一个作者的著作时，完全接受并遵从作者本人的思想；既不掺入自己和别人的见解，也不和作者争论。他想：“先在我的头脑中储存一些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只要论点明确就行，等我的头脑里已经装得相当满以后，再加以比较和选择。”几年以后，卢梭就获得了相当丰富的知识，从他后来发表的真知卓见中，就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之精辟与独到之处。

后来，卢梭又钻研几何学和代数。其中比较感兴趣的是拉密神父的几何学。他还翻阅了雷诺神父的《计算学》和《直观解析》，但他一直没有能够深刻理解把代数应用在几何学上的意义。再后来，他开始研究拉丁文，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能够轻松愉快地坊一些拉丁文著作了。所有这些知识，他都是通过自学获得的，卢梭常常体会到自学成才的艰辛。

中午时分，他放下课本，如果午饭还没有准备好，他就去喂鸽子或在园里干点活儿。他的身体虽然弱，胃口却很好。每星期有两三次，他和阿母到屋后的凉亭里喝咖啡。亭子周围布满了忽布藤，那是卢梭亲自栽种的。炎热的夏天，他们常常到那儿乘凉，消磨时光，看看蔬菜和花草，谈谈家常。花园后面还有一窝蜜蜂，卢梭和阿母经常去看它们。头几天，他被蜜蜂

蜇了两三次，但是后来渐渐熟了，无论靠得多么近，它们也不会伤害人了。

下午，卢梭通常读些不太费脑力的科目，如地理和历史。他对天文也很感兴趣，由于是近视眼，无法观察天空的星座。为此，他买了一张平面天体图，晚上在园内点着灯，对照着天体图，用望远镜观测天上的星座。他这种举动引起邻居们误解，他们还以为园内闹鬼了呢。

卢梭最常读的宗教书籍是波尔—洛雅勒修道院和奥拉托利会的著作。书中描述的令人恐怖的地狱，渐渐扰乱了他内心的宁静。他常常问自己：“如果我立刻死去的话，会不会被贬下地狱呢？”有一天，他一面想着这个令人苦恼的问题，一面漫不经心地对着几棵树的树干练习扔石头，忽然他想借此来占卜一下，以便消除他的忧虑。就对自己说：“我要用这块石头投击我对面的那棵树，如果打中了，说明我可以升天堂，如果打不中，说明我要下地狱。”然后，他紧张兮兮地，用颤抖的手把石块投了出去，结果非常幸运，石头正好击中树干。从此以后，他对自己的灵魂能够得救再也不怀疑了。后来，当他回忆起这一幼稚举动时，常常觉得可笑。

卢梭尽情地享受生活。蒙塔纽勒草地上的午餐，凉亭下的夜饮，采摘瓜果，收获葡萄，灯下和仆人们

一起剥麻，对他们来说都是真正的节日。其中，和华伦夫人单独散步更具诱惑力。在阿母命名日那天，他们二人一清早就出门了。先去到小教堂里望弥撒，后来就到小山腰去游览。他们越过一个个小山岗，穿过一片片树林。边走边谈，谈他们自己，谈他们的结合，谈他们的甜蜜生活，为这种生活长久下去而祈祷。那天天气真好，雨过天晴，空气异常清新，四周一片宁静。午餐是在一个农民家准备的，同那家人一起吃，那家人真诚地为他们两人祝福。午饭后，卢梭煮咖啡，阿母则采集药草。阿母还给他讲了关于花的构造方面的许多新奇知识，激发了卢梭对植物学的爱好。卢梭忽然想起几年前在安讷西的情景，感动得流泪。他拥抱着阿母，激动地说：“阿母，我真快乐极了！我的幸福是你赐予的，希望这种幸福永远不变，但愿它天长地久。”

幸福的日子就这样安然地流逝着。阿母天生喜欢乡村，现在她对田园生活的兴趣越发地浓了。有时她租一次耕地，或者租一块牧场，在田园生活中制定和实现她那永远没完没了的计划。卢梭竭力帮助她，照管她的事业，这也锻炼了他的身体。

1737年冬天，巴里约从意大利回来，给卢梭带来了几本书，其中有邦齐里神父所写的《消遣录》和他编写的《音乐论文集》。这两本书使卢梭对音乐

史和对这种艺术的理论研究发生了兴趣。后来，由于他看书时读过一点生理学，使他对解剖学又发生了兴趣。他边看书边研究自己的身体，后来他竟认为他的病痛的根源是由于他心上长了一个肉瘤，这种想法使萨洛蒙医生也感到惊讶。阿母想起阿奈先生曾说蒙佩利埃有个费兹医生曾治好过类似的病，就鼓励卢梭去那里就医。这增加了卢梭旅行的勇气和力量，于是他就动身到蒙佩利埃去了。

卢梭乘马车出发，一直到了莫朗市。由于骑马太累，在格勒诺布尔改乘轿车。一路上，卢梭化名杜定，假装英国人，与一位拉尔纳热夫人打得火热。甚至想到去圣昂代奥勒镇和她生活在一起。后来，在良心的谴责下，他的头脑才渐渐冷静下来，打消了那个卑鄙的念头。

到了尼姆时，卢梭又参观了罗马竞技场，气势也很壮观。在这段旅程中，他连自己是个病人都忘了，只是到了蒙佩利埃才想起病来，虽然他不再感到郁闷了，但他仍然到费兹医生寻里去治疗。他在一位负责执行费兹先生处方的医生家里包饭，每天按处方吃药，并常常和同住在那里的寄宿生出去游玩。每天下午，他到城外散步或看学生们打球，这对他的身体有好处。卢梭成天和这些天真活泼的学生们在一起，感到生活充满了生机。费兹医生诊断不出卢梭的病因，认为他

没什么病。卢梭感到再在那里呆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就决定返回沙尔麦特。

卢梭摆脱了拉尔纳热夫人的诱惑，决定回到亲爱的阿母身边。他在瓦朗斯向阿母通知了自己到家的日期和时刻。他想：他们每次离别重逢都象过节日一样快乐，这次，阿母一定会更热烈地欢迎他归来。一边想着，他一边加速了行程。

## 第八章 失 宠

1737年10月，卢梭回到了沙尔麦特。他多么希望阿母站在路旁迎接他呀！他在城里就下了车，激动地向家里走去。可是无论是在院子里，在门前，还是在窗口，他连个人影也没见到。他还以为阿母发生了意外，心慌得很。当他走进大门，发现一切都很平静，佣工在厨房里吃饭，一点儿也看不出大家有等他的迹象。女仆看到他还吃了一惊，卢梭走上楼，看见阿母正端庄地站在那里，他一激动，就奔上前去，跪倒在她的身旁。“啊！你回来了，我的孩子，”她一边说，一边拥抱着卢梭，“一路上好吗？身体怎么样？”这样的接待使卢梭都有点不知所措。他忙问夫人是否收到了他的信，夫人回答说收到了。

这时，卢梭发现在房间里还站着另一位年青人。经阿母介绍，卢梭知道他是夫人的同乡，叫温赞里德，是位理发师。从他的谈吐中，卢梭看得出他是个无聊、愚蠢粗鲁、厚颜无耻的人，他到处宣扬凡是给他理过发的那些漂亮女人，他都给她们的丈夫戴过绿帽子。不过，他本质上还不算个坏人。很显然，在卢梭外出的时候，夫人选择了她作为替身。

温赞里德先生对夫人很忠心，对交给他的一切小事都表现得十分热心和勤快，而且非常认真。他还担负起了监督雇工的责任。他在干活时喜欢瞎嚷嚷，田间、草垛旁、木柴堆旁、马厩或家禽场，到处都能听见他的声音。他最大的乐趣是装车、运料、锯木头或劈劈柴，斧头和鹤嘴锄从不离手。他常常到处乱跑，敲敲这，打打那，扯开嗓子大声叫嚷。他的热闹劲儿把阿母蒙住了，他的忠心赢得了她对他的信任。

不久，卢梭感到了自己在这个家里的地位已经无足轻重了。当夫人将她同温赞里德先生之间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告诉他后，卢梭简直承受不了这沉重的一击！是啊，将来的所有美好憧憬刹那间全成了泡影！他如此情致缠绵地怀抱着的动人的理想都烟消云散了！卢梭第一次感到了孤独，这个多情的人儿认为自己已死去了一半。看见卢梭如此痛苦，夫人使用平静的口气劝慰他，要他明白，他的权利没有改变，只是同另一个来分享罢了！可是，卢梭不这么认为，他感到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切地体会到他对她的感情这样的纯洁，真实和坚定，他跪倒在她的脚下，搂住她的双膝，泪如雨下，激动地说：“不，妈妈，我太爱你了，决不能使你的品格受到损害，占有你，对我来说实在太宝贵了，我不能同别人分享……”“啊，妈妈，我宁愿万死，也不肯享受足以贬低我所爱的人的品格

的那种快乐！”

卢梭下定决心，要实践对妈妈说过的话。他希望能像过去同阿奈先生那样与温赞里德先生共同相处，使家里的气氛和谐快乐。然而，那位青年对卢梭并不领情，反而认为他是个学究，只会空谈，而把自己看成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家里的一切事物都应由他一个担当。他认为斧头，锄头比书本知识有用得多，所以对卢梭很冷淡。这位先生，渐渐地认为他那温赞里德的名字不够尊贵，便不再用它，自称德·古尔提叶先生，对待农民俨如乡绅，不久他也那样对待卢梭。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他一方面占有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还为了加点儿调料，又和一个老掉了牙的女仆发生关系。而让卢梭更为伤心的是，夫人因为卢梭不再像以前那样愿意拥有她，从而认为自己受辱了，因此对卢梭越发地冷淡了。

不难想像，卢梭是多么地伤心和痛苦了。以前，他是这个家的灵魂，而如今，物是人非，他不仅变成微不足道，而且正在变为一个多余的人。他感到难以排解的孤独，常常把自己关在屋里，借书消愁，有时跑到森林里放声大哭。这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啊，他所爱的人就在身边，而她的心已远离了他；想想过去的幸福，只能增添现今的痛苦和屈辱。他再也不能忍受了，便决定离开夫人。恰巧当地有一位熟人愿意介绍

他到里昂的马布利先生家去做家庭教师，他欣然同意了，夫人也表示赞成，于是他便动身前往里昂，开始另一段的教书生涯。

马布利先生家有两个孩子，大的8岁，活泼听话，相当聪明；小的5岁，像驴一样固执，什么也学不会，教起来相当费劲。卢梭曾经带过不少学生，有相当丰富的教学经验，教这两个孩子，应该说不费什么劲，但卢梭脾气暴躁，一忽儿像个天使，一忽儿像个恶魔，所以教学效果不是很明显。刚开始，学生不听话时，他就用自己认为很正确的办法来对待，这三种方法是：感动、讲理和发脾气。但经验表明，这三种方法一个也没奏效，甚至对孩子有害无益。这次在马布利先生家里的教学经验，使他孕育了教育学名著《爱弥儿》的伟大思想。

在里昂教书期间，卢梭常常想沙尔麦特的乡间景色：小园、树木、流水、牧场以及他为之而生的女人华伦夫人。这是怎样的一种相思啊！可爱的女人，给予过他幸福和快乐的女人，如今又给他带来难以名状的相思之苦！那些迷人的回忆不断召唤着卢梭回到她的身边，卢梭再也抵挡不住，决定立即返回沙尔麦特，和阿母重新生活在一起。

卢梭又回到了华伦夫人的身边。虽然夫人热情地招待了他，但卢梭已深深地感到他在家里是个多余的

人，幸福不会再来了。他空怀遗憾，满腹忧思，除了吃饭外，其他时间他都独自一人沉浸在书本中，希望从书中得到安慰。

卢梭的小书房成了他唯一的消愁解闷的地方。有时读书，希望减轻心中的愁闷；有时为夫人的经济状况担忧，因为古尔提叶是个性喜挥霍的家伙，好讲排场，喜欢好马和华丽的马车，还连续不断地经营一些他一点也不懂的新事业。致使夫人的年薪超支，房租付不出，债务愈来愈多。卢梭为此叹息，但无可奈何，他清醒地预见到种种可怖的前景。

## 第九章 简易记谱法和《现代音乐论文》

看见阿母在一天天走向困窘，卢梭忧心忡忡，他希望在自己的小房子里能找出防止他所预见到的灾难的方法。后来，他认为，自己平时读书，涉及面虽广，但最喜爱的和最精通的还是音乐。由于经常教音乐，抄乐谱，他想出了一种用数字代替音符的简易记谱法，即以数字 1 2 3 4 5 6 7 来代替 D o、R “、M i、？ a、S o、L a、S i 音阶，并写出了具有独创性的见解的著作《音乐记谱法》，希望在音乐界掀起一场革命。他打算将这本记谱法和他撰写的《现代音乐论文》带往巴黎，呈交巴黎科学艺术院，想借此机会出名。阿母知道这件事后，也非常赞成，并祝他一举成名。

在里昂，卢梭还写过一部歌剧，题为《新世界的发现》，充分展现了他的创作才华。剧中有一首《给芬妮》的长诗，是特意写给阿母的，以示感激。

1741 年秋天，卢梭随身带着 15 个金路易的现款以及喜剧《纳尔西斯》和他的音乐改革计划来到巴黎。在途经里昂时，有几位朋友为他写了介绍信，其中包括给卡斯太尔和博茨的信，博茨是科学艺术院

的秘书，如果由他引见，卢梭的愿望将比较容易实现。

到巴黎后，卢梭立即带着介绍信去拜访博茨先生，受到他一家人的热情接待。后来，经博茨先生介绍，卢梭认识了他的朋友雷奥米尔先生，因为他与科学艺术院关系密切，答应帮助卢梭，并向学士院提交了他的建议书。

1742年8月22日，卢梭在学士院里宣读了他的论文，他的宣读和答辩都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是被指定审查他的方案的三位先生虽然都是专家，但对音乐却是外行，这使卢梭很吃惊。卢梭认为自己的记谱法是音乐史上的创新和改革，但委员们不知从哪里搬出个苏埃蒂神父，说他曾想出用数字表达音阶，借此来反驳这种记谱法是新发明。尽管卢梭声明自己的方法简单易行，这种优点是前人的方法无法比拟的，但委员们却一致反对他的看法。经过几次讨论，他们把卢梭新记谱法的最大优点反而当成是反对它的不容置辩的现实，于是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卢梭的记谱法可用于演唱，但不适合演奏。其实，卢梭的这种方法既适合演唱，也适合演奏。为了安慰卢梭，艺术院给他颁发了一张奖状，措辞夸奖备至。

卢梭认为，对他的记谱法的唯一站得住脚的反对意见，是拉摩提出来的。拉摩听了卢梭对他的新记谱法的介绍后，指出：“你那些符号，是很好的，好就

好在它们简单明了地确定音值，清楚地表现音程，并且能将复杂的东西简单地表示出来，这都是普通的记谱法所办不到的。但是它们坏就坏在要求用脑子去想，而脑子总是跟不上演奏的速度。”“我们的音符的位置，”他又说，“明摆在眼前，不必用脑子去想。如果两个音符，一个很高，一个很低，用一大串中间的音符连接起来，我一眼就看出由此到彼的顺序变化的进程，可是，用你的记谱法，要我摸清这一大串，就必须把那些数字一个一个拼出来，一目了然却做不到。”卢梭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便向拉摩先生表示感谢。

卢梭虽然遭到了挫折，但他并没灰心，他专心致志于自己的记谱法。一连几个月不出门，他把那篇向学士院宣读的论文改写成一部以公众为对象的作品，这就是《现代音乐论》。可是，该书好不容易出版后，销路很差。因为人们害怕记谱法不能通行，白白浪费时间。虽然卢梭曾经免费教一位美国女人德卢兰小姐新记谱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卢梭生来就是那种不喜欢大吹大擂的人，没有把他的示范很好地介绍给大众，所以他的书销路仍然不佳。

就这样，卢梭的埃龙喷水器又一次损坏了，但是卢梭并不着慌。他带着介绍信拜访了卡斯太尔神父，卡斯太尔神父是耶稣会教士，明符键琴的发明者。他们俩见面后，谈得很投机，成了好朋友。卡斯太尔有

丰富的社会经验，他劝卢梭为人不要过于天真，说：“既然那些音乐家和学者们不欣赏你，我劝你还是改弦易张吧，不妨将那些歌谱演奏给太太们听，也许在这方面你容易成功些。我已在伯藏瓦尔夫人面前提起过你，你就凭我的介绍信去看看她。她是一位好心人，我想她见到你时会很高兴的，而且你在她家里还会见到她的女儿布洛勒伊夫人，她是个才女。我还在另一个女人面前谈到过你，她就是杜宾夫人，你把自己的作品带给她看看，她很想见见你，会热情地欢迎你的。在巴黎什么事都要靠女人才做得起来：女人仿佛有些曲线，而聪明人就是这曲线的渐近线；他们不断地接近她们，却永远不触及到她们。”

卢梭生性腼腆，不太习惯拜访夫人太太们，特别是在自己穷途末路的时候，最后，他终于鼓起勇气去看伯藏瓦尔夫人了。她亲切地接待了卢梭，并把卢梭介绍给她的女儿布洛伊夫人。布洛伊夫人把卢梭的作品夸奖了一番，并领他到一间琴室去聊天，她对卢梭的乐谱很感兴趣。一小时后，卢梭告辞，伯藏瓦尔夫人留卢梭在她家吃饭，卢梭毫不客气地留下了。但当他发现伯藏瓦尔夫人有意安排他同仆人一起吃饭时，便站起身对她说，他有一件急事要办，必须离开。伯藏瓦尔夫人为人倒极好，但是知识有限，而且出身波兰贵族，太骄傲了，不大懂得对才智之士应给以应有

的尊敬，准是因为卢梭的服装简陋而看不起他。布洛伊夫人看出了卢梭的心思，就走到她母亲身边，附耳说了几句话。伯藏瓦尔夫人站起身来拦住卢梭，客气地说：“我想请你赏光跟我们一起用餐。”布洛伊夫人也热情挽留，卢梭不好意思再推辞，就留了下来。同桌进餐的还有拉穆瓦尼翁先生，他跟布洛伊夫人一样，讲一口巴黎社交界的行话，用的净是花哨的字眼和高深莫测的隐语。卢梭不敢卖弄聪明，只好一言不发。饭后，卢梭想在他们面前露一手，就朗诵了一首自己写的诗。这首诗本来就充满热情，他朗诵时更加热情洋溢，结果使他们三人都感动得流泪。布洛伊夫人对她母亲说：“妈妈，我早就说过他有才华，没有说错吧？”听了这话后，卢梭心里痛快多了。布洛伊夫人认为卢梭不久就会在巴黎名噪一时，成为风流人物。为了指导他，她送他一本杜克洛的小说，并对他说：“这本书是一位良师益友，你将来在社交场中会需要它的，不时参考参考有好处。”

从此以后，卢梭就敢于信赖伯藏瓦尔男爵夫人和布洛伊侯爵夫人了，她们对卢梭也日益关心，并救了卢梭的急。与此同时，卢梭还拜访了杜宾夫人，她是萨米埃尔·贝尔纳和高丹夫人的第三个女儿，长得最漂亮，也是唯一不曾失足的女儿。她接待卢梭时正在梳妆，胳膊赤裸着，头发蓬松，梳妆衣也随便披在身

上。卢梭简直受宠若惊，不知所措，深深爱上了杜宾夫人。她欣然接受了卢梭的著作，便和他一起唱歌弹琴，并留他吃饭。从那以后，卢梭天天都往她家跑，但却鼓不起勇气向她表白自己的爱慕之情。后来他大胆地给她写起信来，但杜宾夫人无动于衷，到了第三天，她把信都退还卢梭，当面责备了他几句，语调冷淡得让卢梭心寒。从此，卢梭连秋波也不敢再向她送了。对多情的卢梭来说，这段爱情是多么短暂啊！

杜宾先生前妻的儿子弗兰格耶先生，和卢梭年龄相仿，人很聪明，又很漂亮，有才华，喜欢音乐，因此与卢梭交好。于是，卢梭从圣康坦旅馆迁居维尔德莱路的网球场附近，以便离他近一步，一同学习化学。他俩的嗜好相同，经常前往附近的歌剧院欣赏节目。有一天，弗兰格耶建议他俩一同去剧院欣赏歌剧，卢梭开玩笑地说：“就是去剧院睡一两小时倒也不错！”两人到了剧院，弗兰格耶买了两张戏票，交给卢梭一张后就自己入场了。卢梭走在后面，因为人太多使他无法进去，他见院子里站满了人，便到售票处退了票。这件事使杜宾夫人对他颇有微词。后来，杜宾夫人的儿子要换家庭教师，临时请卢梭照应一下她的儿子。这八九天的功夫可把卢梭给折腾坏了。他曾想，要是再叫他照管那个脾气乖张的小子一星期的话，就是杜宾夫人委身于他作为报酬，他也不干。由于误解，

卢梭与杜宾夫人渐渐疏远了。卢梭一直保持着与伯藏瓦尔夫人和布洛伊夫人的联系，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

## 第十章 出色的使馆秘书

近卫军大队长蒙太居伯爵先生刚奉派为威尼斯大使。蒙太居伯爵先生的哥哥蒙太居骑士与伯藏瓦尔夫人和布洛伊夫人相识，两位夫人从他那里得知大使要物色一位秘书，就介绍卢梭去。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卢梭动身了。

由于当时墨西拿瘟疫流行，卢梭乘坐的那只海船要接受例行的检疫隔离，耽误了行程。直到1743年7月，卢梭才到达水都威尼斯。初来乍到，业务不很熟悉，公文又成堆，把卢梭忙得不亦乐乎。但是不到一星期，他就有条不紊地处理了所有的公文。这项工作使卢梭感到很愉快，他同时获得了一个响亮的头衔威尼斯法国大使馆秘书。

蒙太居大使是个头脑简单而又愚蠢可笑的人。对于大使馆的事务，既不熟悉又做不好，所有事务全靠卢梭代为处理，所以刚开始，他对卢梭还是蛮好的。但是，令卢梭难以忍受的是，蒙太居伯爵待人非常吝啬，在经济方面对卢梭更是斤斤计较。卢梭当秘书时，出于公务需要，配有专用的贡多拉，但是蒙太居伯爵认为这是浪费，对他深表不满。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

蒙太居大使良莠不分，任用的随员都是流氓痞棍，把好端端的一个大使馆弄得一团乌烟瘴气，使仅存的几个正直人士以及领导他们的秘书都大吃其苦。卢梭虽然兢兢业业，为大使做了不少事，但由于他自尊心强，既正直，又热诚，勇敢，不会卑躬屈膝和屈意奉迎，所以他的效劳总不能获得好的回报，慕太居大使既要用他，又要整他。

有一次，蒙太居伯爵邀请使馆里的职员一起去欣赏音乐，并要他们乘坐他的小游艇，却不让卢梭上船，认为卢梭只不过是手下的小职而已。对此，卢梭深感愤怒。事后，他给蒙太居写信，为自己应得的权利辩护。

除了这些偶尔的争吵外，卢梭对自己在使馆的职位倒是十分满意。由于他的聪明才智和尽职尽责，赢得了法国驻其他国家大使的好评。这一时期，卢梭过着象亲王贵族一样的生活，拥有许多贵重物品。出于对音乐和戏剧的爱好，他经常去欣赏音乐会和歌剧，沉醉在意大利音乐之中。工作之余，他努力创作歌曲，诗歌，芭蕾舞剧和抒情歌剧。他还租了一架钢琴，邀请了许多音乐界朋友，常常举办私人音乐会，然后又由一些职业芭蕾舞演员表演他的作品。他从这些活动中获得了巨大的欢乐。

在法国领事布隆先生的介绍下，卢梭常常去苏尔

参加星期日的晚祷，那里有一所慈善学校，专门教育贫苦的孤女，养成后由共和国资助，或者出嫁，或者进修道院。在教给这些女孩子的技艺之中，音乐占首要地位。卢梭听到她们天使般的温柔的歌声心想唱出这种美妙动听的歌儿的姑娘肯定都长得很漂亮。于是就要求这所学校的董事之一勒·布隆先生带他去看看这小天使们。当卢梭走进那所关着他所渴慕已久的那些美女的沙龙的时候，感到一阵从来没有体会过的爱的冲动。勒·布隆先生把那些著名的歌手一一向卢梭作了介绍，卢梭发现她们要么瞎了一只眼，要么脸上净是麻子，并且长得都不好看。卢梭虽然失望，但是仍很同情她们，一听到她们那美妙的歌声，他就把她们的丑陋给抛到九霄云外了，在他的心目中，她们个个都是仙子，是天使。“没有心灵就不能这样歌唱，她们是有心灵的，”卢梭这样想道。

在这期间，卢梭还有过两次艳遇。这两次艳遇都不是卢梭自愿去的，因为卢梭虽然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但他天生对娼妓怀有厌恶感。第一次是他在大使馆的敌人维塔利为讨好他而拉他去的。这个帕多瓦姑娘很美，但却不是卢梭喜欢的那种美。事后，卢梭非常恐慌，他害怕会染上梅毒。至于欢乐，卢梭从这里丝毫不曾得到。另一次是奥利维船长为感谢卢梭帮了他大忙而为卢梭请来的妓女。她是一个十分漂亮迷人的年

轻女人。卢梭感慨造物主的杰作，十分欣赏她，但却毫无占有她的欲望。相反，在这一段时期，他仍然思念着亲爱的阿母。他给华伦夫人写了一封信，叙述自己的近况及对她的思念之情。他写道：“我现在很好，而且更思念您。让我为您和您的朋友祝福吧。妈妈，我仿佛与您分离了一个世纪之久，我非常希望能同您永远在一起。”

蒙太居伯爵对卢梭愈来愈反感，不断指责他：“你有许多恶习，我知道如何处置你。”卢梭认为这种无端的指责是一大耻辱，便想辞掉职务。有一次，摩德纳公爵和家属来威尼斯游玩，蒙太居准备当天招待他们吃晚饭，通知卢梭说宴会上没有他的席位。卢梭虽然没有生气，却满怀不快地回答他说，即使他很荣幸天天都和大使在一起吃饭，那么就是摩德纳公爵来馆时亲自要求他不去同席，为了大使阁下的尊严和他本人的尊严，公爵的要求也应该拒绝。“怎么，”大使气势汹汹地对他说，“我的秘书，连起码的贵族都不是，竟想与一国之首同席？我的随员们都不同席呢。”卢梭反驳说：“是呀，先生，阁下给我的这个职位本身就使我是高贵的，只要我在职一天，我比你的随员，不论是贵族或自称贵族，都要高一级。他们不能参与的地方我能参与。你不是不知道，将来你正式回朝那天，仪节上以及自古以来的习惯上都规定我要穿着大

礼服跟随着你。在圣马克宫赐宴席上也有与你同席的光荣。我就不懂，一个人能够并且应该参加威尼斯之首和参议院的公宴，为什么反而不能参加招待摩德纳公爵先生的私宴。”虽然卢梭的理由无法辩驳，大使却不肯让步。

从此以后，蒙太居伯爵就不断地给卢梭找些不痛快，给他不公正的待遇，想方设法剥夺属于他的职位的一些小特权。卢梭越来越清楚自己的一切勤劳都是白费，大使对他的效力，不以为恩，反以为仇，他今后在大使那里所能希望的，在馆内只有不快，在馆外只有不平，于是他决心离职。但是，大使对他的辞职请求不置可否。无奈，卢梭给他的兄长蒙太居骑士一封信，叙述自己的遭遇。兄长把大使狠狠谴责一番，大使暴跳如雷，对卢梭破口大骂，并且侮辱他。卢梭忍无可忍，当场离开大使馆，扬长而去。

由于威尼斯远离法国，卢梭在离开大使馆时又没有领薪水，他回去连路费都没有。但是卢梭在威尼斯的朋友纷纷解囊相助，并为他饯行，这使得卢梭的返程才得以顺利进行。

## 第十一章 长久的伴侣

卢梭与大使闹翻了的公案先于卢梭到达巴黎。卢梭一到巴黎就发现所有的人，无论是机关里还是社会上的，都对大使的狂悖行为愤慨不已。而且，尽管威尼斯公众也有一致的呼声，尽管卢梭拿出了无可辩驳的证据，他却得不到任何公平处理。他不但没得到道歉和赔偿，连薪水也未得到补发，唯一的理由是他不是法国人，无权受国家保护。这使卢梭非常气愤。

唯一对卢梭冷淡的人，就是伯藏瓦尔夫人。她满脑的名位和贵族的特权思想，总是不能想像一个大使会对不起他的秘书。卡斯太尔神父虽然不像伯藏瓦尔夫人那样冷淡，但卢梭明显地看出他还是相当忠实地遵循着社会上最重要的处世箴言之一，就是随时随地都要弱者为强者作出牺牲。卢梭对自己这件事强烈地感到有理，不能容忍别人的偏私态度，从此以后，他就不再去伯藏瓦尔夫人家和卡斯太尔神父那儿了。

这时，卢梭有幸结识一位名叫阿尔蒂纳的西班牙人，他时常邀请无家可归的卢梭到他家居住，卢梭非常钦佩他的高贵风度。他风流俊雅但不缠绵悱恻。他没有他的国人共有的那种狂热的民族情绪，报复观念

之不能钻进他的头脑，正如情欲之不能钻进他的心灵，对女士们彬彬有礼，十分真诚，丝毫不被美色所诱惑。他平常工作专心致志，也很自信，总是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另外，他非常豪爽，并且十分尊重信仰自由。他的朋友是犹太人也好，是新教徒也好，是土耳其人也好，是妄信者也好，是无神论者也好，他都不在乎，只要这个人是个正派的人。他对无关紧要的意见，又固执，又顽强，可是一谈到宗教，甚至一谈到道德，他就沉思了、缄默了，或者只说一句：“我只对我自己负责。”后来，阿尔蒂纳准备回国。临行前，他与卢梭决定以后一起到西班牙生活，打算在一起过一辈子。但是，命运之神阻挠了他俩的计划，因为阿尔蒂纳回国结婚后不久就去世了。卢梭悲伤地叹息道：看来只有坏人的险恶阴谋能够得逞，好人的善良计划几乎永远不会实现。

卢梭在饱经寄人篱下的苦头之后，下决心不再依靠任何人，保持自己的独立生活，发挥自己的才能。于是，他重新钻研自己所喜好的音乐来，为了清静，便于工作，他搬到了以前居住过的圣康坦旅馆。在那里，他结识了戴莱丝·勒·瓦瑟小姐，这个女孩子后来成了卢梭多灾多难生活中的慰藉和他的长期伴侣。

戴莱丝是旅馆女主人的同乡，奥尔良人，良家出身。她的父亲原是奥尔良造币厂的工人，母亲经商。

后来造币厂歇业了，母亲破产了，他们和小女儿戴莱丝一起来到巴黎，靠戴莱丝一人做些洗洗缝缝的活儿来养活全家。

卢梭在餐桌上第一次见到这姑娘时，就特别注意她那淳朴的风度，尤其是她那活泼而温柔的眼神。同桌吃饭的几个人常常对她开玩笑，卢梭却主张言谈举止要端庄体面，特别是对女人，于是卢梭就成了她的公开袒护人了。

她和卢梭俩人都很腼腆，这种共同的气质似乎妨碍他们情投意合，然而他们却很快地情投意合了。两人心心相印，不久相互之间就产生了爱情。她是一个多情、质朴而又不爱俏的女子，是卢梭心之所向，但卢梭预先向她声明，他永远不会抛弃她，也永远不会和她结婚。经过接触，卢梭发现她在以身相许之前心神不宁，惶感不安，想有所诉说而又不敢明言。卢梭想不出缘由来，就作无谓的瞎猜。二人一谈到这个问题，便句句都是哑迹，都是含糊其词，真是可笑到万分。最后，他们说明了，原来戴莱丝刚成年时由于无知曾被人诱奸过，失去了童贞。卢梭弄清原委后，丝毫不介意。“童贞么，”他叫道，“在巴黎，过了20岁，哪还有什么童贞女！啊！我的戴莱丝啊，我不找我根本不想找的东西，却占有了笃实而健康的你，我太幸福了。”

他们相互消除了误解后，便愉快地生活在一起了。卢梭从家庭的安慰中得到了许多乐趣，因为自从他失去了华伦夫人之后，心里一直感到孤独和悲伤，在这种失意的心情下，必须找一位伴侣，而戴莱丝的天真和温柔，正合卢梭的心意。自从他俩结合之后，卢梭便渐渐恢复了活泼的个性。

起初，卢梭想培养戴莱丝的智慧，结果却是白操了一番心。她的智慧一直是大自然给她生成的那样，栽培和教育都无济于事。她虽然写得还马马虎虎，但却一直没学会阅读。卢梭曾花一个多月的时间教她看钟点，她还是不会看；她从来也搞不清一年12个月的顺序，不识一个数字；她既不会数钱，也不会算帐。然而，这样一个迟钝的人在困难情况下却是个绝好的参谋。在卢梭的许许多多灾难中，是她给他想出许多最好的主意。他闭着眼睛往危险里钻，是她把他从危险中拉了出来。而且她在贵族中应付得体，赢得了他们的钦佩和尊重，凡此种种都使卢梭感到骄傲。

卢梭从这种温馨的家庭生活中不仅得到安慰，而且也给他的创作带来了灵感。他和戴莱丝常常出去散步，这种安定的生活使卢梭能够全身心投入工作之中，不到三个月的工夫，他就完成了喜剧《风流诗神》全剧的词曲创作。

歌剧虽然写出来了，但卖出去更困难。卢梭曾想

借助拉摩的力量来出头。但是拉摩先生却不愿帮卢梭的忙，从心里瞧不起卢梭；而拉摩的艺术保护人兼他的学生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基于对日内瓦人的偏见，对卢梭怀有刻骨的仇恨，更不愿卢梭出名了。卢梭这时经济状况日益窘迫，简直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差不多就在这时，卢梭的父亲去世了。消息传来，卢梭非常悲痛。在继承遗产问题上，多亏了果弗尔神父的帮助，他承请洛尔姆律师帮忙，事情进展得才算顺利一些。一天晚上，卢梭收到了律师的来信，他拿起信来就想拆开，急得手都发抖，而心里却对这种急躁感到羞惭。“怎么！”他心里鄙视着自己说，“让一雅克竟被利害心和好奇心制服到这种地步了么？”于是，他放下信，安静地睡去。第二天很晚他才起来，不慌不忙地打开了信，发现里面有一张支票。他把这笔钱寄了一小部分给他那可怜的阿母，从她的来信中，他知道她的窘境。其余的钱与戴莱丝小姐共享。可是由于戴莱丝的父母以及她的姊妹、外甥女等等都来分享，钱很快用光了，他们又陷入困顿之中。卢梭想出售剧本，以便赚点补贴生活，但剧本却一直卖不出去，因为巴黎的出版商是不喜欢新手的，而卢梭又找不到名人推荐。后来，承蒙杜宾夫人和弗兰格耶先生的邀请，卢梭做了他们的秘书，每年挣八九百法朗的薪金。这样，卢梭一家人的生活才稍微安定下来。

1746年，卢梭和弗兰格耶先生去都兰堡度秋季，他们住在舍农索府。在那个秀丽的地方，他们尽情玩乐。卢梭在这期间写了好几首三重唱，一部三幕剧《冒昧订约》，诗剧《西尔维的幽径》等等。这时，他的戴莱丝怀孕了。这使卢梭处境尴尬，因为当时卢梭的年薪只能勉强养家糊口，孩子是养不起的。恰巧这时，他们在都兰堡拉·赛尔大娘家里吃包饭。许多客人在她家聚会时，谈论的话题都是美人窝里的趣闻，什么受害的体面人物、带绿帽子的丈夫、被诱奸的女人、私生下的孩子等。谁最能叫育婴堂添丁进口，谁就最受人的喝彩。卢梭从这些上流社会人士的谈论中，了解到当时巴黎的习俗和社会风气，当时遗弃婴儿的事屡见不鲜。不久，戴莱丝生了一个孩子，卢梭考虑到生活拮据，养育孩子不起，让接生婆把他送到育婴堂里去了。第二个孩子命运也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卢梭遭到人们的非难，被认为是伪君子。人们指责他抛弃儿女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过。这件事造成卢梭终生的痛苦，后来，他在《忏悔录》和《爱弥儿》中都作了沉痛的反省和自责。

在巴黎做秘书期间，卢梭还结识了埃良奈夫人。她是位音乐家，丈夫是包税人的儿子，也是位音乐家，与弗兰格耶先生同属音乐界人士。他们三人因嗜好相同交往甚密，几乎无所不谈。埃良奈夫人家不只是娱

乐场所，而且也是文人互相交流思想观念的场所。这种非正式的学术性聚会，激发了巴黎的文艺思潮，其中著名的理论著作有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伏尔泰的《论道德》。

在这些聚会上，卢梭还认识了埃良奈夫人的小姑子，乌德托伯爵夫人。与朋友罗甘、狄德罗的关系日益密切。还有孔狄亚克神父这一时期正在写他的第一部著作《论人类知识之起源》。在狄德罗、孔狄亚克、卢梭三人聚会中还订出一个出期刊的计划，命名为《笑骂者》，由卢梭和狄德罗轮流执笔，但是由于意外事件的出现，该计划流产了。由于彼此都热心于学术工作，狄德罗和卢梭等人便着手合编一部《百科全书》，卢梭负责音乐部分，限定每位执笔人三个月内完稿，最后，只有卢梭一人按时交稿。不久，《百科全书》的工作就由于狄德罗被捕入狱而中断了。他因出版《论盲人书简》而得罪了迪普雷·德·圣摩尔夫人和雷奥米尔先生，从而被关进了范塞纳监狱。朋友的不幸使人非常焦急。他给路易十四的宠姬蓬巴杜尔夫人写信，求她在国王面前说情，希望把狄德罗放出来。

## 第十二章 第一篇论文

在巴黎时，卢梭经常来往于贵族家里，认识许多名人。特别是在杜宾夫人家里，他结识了萨克森—哥特邦的王子和他的家庭教师屯恩男爵。他们时常邀请卢梭到乡间的别墅去玩，这样，他又结识了两位随员：一个是克鲁卜飞尔先生，王子的私人牧师；另一个是格里姆先生。

一回到巴黎，卢梭就听说狄德罗已经从城堡里出来了，可以在范塞纳监狱的房间和园子里活动，只要不出这个范围，还准许他接见朋友。卢梭马上飞奔到他的朋友那里，一进门，就把脸贴在他的脸上，紧紧把他抱住，只有眼泪和呜咽，什么话也没有了。过了一会儿，狄德罗向与他同室的教士说：“你看，先生，我的朋友是怎样地爱我。”

狄德罗受到坐牢的刺激很大，虽然现在可以在园林里自由散步，但他需要朋友陪伴，才不至于尽往愁处想。卢梭自认为最同情他，也最能使他得到安慰。所以不论他多忙，他几乎每天都去看狄德罗，有时一人去，有时和狄德罗的妻子一同去。

1749年夏，天气特别炎热。卢梭常常冒着炎

炎烈日去范塞纳堡看望狄德罗。那时，他手头不宽裕，不能雇马车，就步行。从巴黎和范塞纳堡足有两里路，这使卢梭又热又累。一天，卢梭带着一本杂志《法兰西信使》边走边看，忽然，他看到第戎学院公告次年征文的一个题目：《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

一看到这个题目，卢梭登时就看到了另一个宇宙，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他的思绪翻滚奔腾，不可遏止：社会文明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什么？温情？幸福？可是，在法兰西这块“文明”的土地上，到处弥漫着野心、贪婪、猜忌、冷酷、虚伪、竞争和背叛！暴虐强奸了自由，压迫取代了平等，人生而自由、却无时不在枷锁之中……卢梭边走边想，光明照亮了他的心田，激动的发现令他泪流潸然。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狄德罗时，狄德罗鼓励他写出论文去应征。于是卢梭在戴莱丝的母亲勒·瓦瑟太太的帮助下，写出了名为《论艺术和科学》的论文，把长期郁积在心灵深处的反封建文明和传统观念的思想感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这篇论文标志着卢梭早斯反封建思想的形成，同时也蕴含着他自己以后的一些思想如“天赋人权”和“自然状态”学说的萌芽。在这篇论文里，卢梭抨击当时的社会是建筑在不平等基础上的，贵族阶级的豪华生

活是以人民的贫因为前提的，文化是为上层社会腐朽的贵族阶级服务的。他把文明社会和自然状态对立起来，认为在文明社会中，由于科学，艺术和文化同财富，奢侈密切联系在一起，所以它不但没有给人类带来好处，反而带来坏处；不但无助于敦风化俗，反而会伤风败俗。他痛斥贵族的富有，奢侈和腐化，赞扬劳动者的纯朴美德。在他看来，奢侈无不与科学艺术相伴而行，无不与善良的风化和道德背道而驰；与其有知识或科学艺术而无道德，还不如如有道德而无知识或科学艺术。卢梭否定科学艺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这表现了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和非历史主义的方法。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卢梭的目的是企图通过历史上许多由富而奢，由奢而亡的事例，揭露贵族，富人的奢侈生活是法国社会罪恶的根源。因此，卢梭的这篇论文表面上讲的是科学艺术，实际上是直接攻击封建制度本身和批判全部封建意识形态的。

1750年7月，第戎科学院宣布卢梭应征的作品荣获首奖，顿时轰动法国文坛，声誉大振。但卢梭在《忏悔录》中仍谦逊地自我分析说：“这篇作品虽然热情洋溢，气魄雄伟，却完全缺乏逻辑和层次。在出自我手笔的一切作品之中，要数它最弱于推理，最缺乏匀称与谐和了。”卢梭丝毫没有因自己突然成名而陶醉，他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向，放弃对财产

和声誉的奢望，而永远保持贫困和独立，决不做社交界的宠儿。论文获奖又唤醒了他写那篇文章时的全部观点，并且对这些观点赋予了新的力量，终于使他的父亲，他的祖国，以及普鲁塔克在他童年时代灌输到他心中的那种英雄主义与道德观念的原始酵母开始发酵起来了。从那以后，他就觉得做一个自由的有道德的人，无视财富与非议而傲然自得，才是最伟大、最美好的。

### 第十三章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为了避开巴黎的喧嚣，卢梭到巴黎近郊的缪沙尔先生家里玩了几天，并且接受他的建议，去帕西缪沙尔先生的别墅里逗留了八九天。缪沙尔先生是卢梭的亲戚，同乡，又是老朋友，他对卢梭说帕西的矿泉水对他的病体有益，劝他多喝些矿泉水。缪沙尔先生会拉大提琴，酷爱意大利音乐。有一天晚上，他们在就寝前畅谈意大利音乐，特别是谈他们俩都在意大利看过并且十分喜欢的喜歌剧。那一夜，卢梭满脑子里都是创作歌剧的念头。第二天早晨，他边散步边喝矿泉水，并随意写几句似诗非诗的歌词，配上他做诗时想起的歌曲。早茶时，他把这些歌曲拿给缪沙尔看。这个剧本分为三幕：一个是独白《我失去了我的仆人》；二是卜师的咏叹调《爱情感到不安便增长起来》；三是最后的二重唱《科兰，我保证永远……》。卢梭只是信笔写来，写完后准备将之付之一炬，没料到受到缪沙尔先生的喝彩和鼓励。他顿时激情满怀，六天工夫就完全成了全剧，剧名为《乡村卜师》。又花了三个星期，为全剧谱好了曲子。

1752年3月1日，这出戏正式公演后，受到

普遍欢迎。游乐总管大臣居利先生看过后，要将这一幕歌剧移至宫廷演，并邀请卢梭到场。那一天，卢梭穿着跟平常一样的便服，满脸胡须，假花蓬乱，从容不迫的走进国王、王后，王室和整个朝廷都即将来临的那个大厅里去了，坐在居利先生的包厢里。这是一个在舞台侧旁的大包厢，面对着一个较高的小包厢，国王和蓬巴杜夫人就坐在那里。第一幕演完时掌声雷动，以后各场更加赢得了观众的喝采。演到第三场时，许多观众被那些歌词感动得热泪盈眶。卢梭对自己的作品能受到如此欢迎，感到莫大的安慰。

奥蒙公爵让居利先生通知卢梭，叫卢梭第二天十一点钟左右到离宫去觐见国王，国王准备赐给他一份年金，并且要亲自对他宣布。

歌剧演出成功已使卢梭感到非常光荣，现在又听说国王要嘉奖他，更是激动万分。但是一想到要觐见国王，他就害怕得要命，由于天生腼腆，我们的这位卢梭先生非常害怕在国王面前出丑；况且，一旦接受年金，他就同时给自己身上套上了枷锁；有了年金，真理完蛋了，自由完蛋了，勇气也完蛋了；而且，谁又能保证年金准能发到他手上呢？考虑到这里，他决定放弃这笔年金。于是，他以身体不适为借口，第二天一早就走了。

卢梭拒领年金的行在外界引了轰动，遭到了普

遍的谴责。人们不能理解他的行为，便众口一辞，指责他的行为是出于愚蠢的骄傲，狄德罗和格里姆离间瓦瑟母女和卢梭的关系，甚至叫朋友们和卢梭断交，有意破坏他的声誉，格里姆甚至在外面散布谎言，说《乡村卜师》不是卢梭创作的。

1753年的狂欢节，《乡村卜师》在巴黎演出了。在上演前夕，巴黎来了一些意大利演滑稽剧的演员。虽然他们演得很拙劣，乐队也很糟糕，然而他们的演出还是使法国的歌剧大为逊色，受到当地人的欢迎。等卢梭的《乡村卜师》推出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它是与意大利剧团分庭抗礼。这时，有些批评家指责卢梭的歌曲是从意大利乐曲中剽窃的，卢梭当即予以反驳，说明了他的全部歌曲的崭新性。

这时，根据对音乐的不同观点形成了两大派别，整个巴黎分成两派，争论音乐比争论国家大事或宗教问题都要激烈。这两个派别即有名的“国王之角”和“王后之角”。争论的结果是引发一些小册子，其中格里姆写的《小先知》和卢梭的《法国音乐书简》引人注目。不同的是，《小先知》的作者没受到任何委屈；而《法国音乐书简》却引得人们认真起来了，法国人一致起来反对卢梭，认为法国音乐受了侮辱。这个小册子产生的后果令人难以置信。当时正是议院和教会大闹纠纷的时候，议会刚被解散，群情激愤达

到了顶点：武装起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小册子一出来，登时一切争论都给忘记了，大家都只想到法国音乐的危机，两派联合起来对付卢梭，宫廷里甚至在争论是把他关进巴士底狱呢还是将他驱逐出境。正是卢梭的这本小册子曾在全国范围内阻止了一场革命，这是卢梭当初万万不曾想到的。

对卢梭本人来说，自由虽没受到妨害，侮辱却没少受，甚至生命都遭到威胁。歌剧院的乐队堂而皇之地策划要在他走出剧院的时候把他暗杀掉。卢梭听说后，反而到剧院更勤了。后来他才知道，对他有厚谊的火枪手队军官安斯莱先生每逢他散戏出门时暗中派人为他保镖，这才使那个阴谋未能得逞。

也是这一年，第戎学院又发表了以《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为题的征文章程。卢梭有意再次应征，便动手写作。为了自由自在的思考这个重大的题目，卢梭去圣日耳曼作了一次为期七、八天的旅行，同行的有戴莱丝和他们的女主人以及她的一个女友。两位善良的女人负责照顾一切，掌管开销，使得卢梭专心于自己的思考。他常常钻到树林深处去进行探索。经过长久的沉思和悉心的研究，于1754年撰写成理论名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在这篇论文中，卢梭写道：

我想，人类的不平等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我

称之为自然的或物质的不平等，因为这是由自然造成的，它包括有年龄、健康、体力以及心智的或心灵的性质的不同；另一方面，可称之为道德的或政治的不平等，因为这是基于一种习俗，是经由人们的同意而建立的，或者至少是以此为根据的。后者包括各种不同的特权，有些人享受这些特权，而损害其他的人；诸如有些较富的人，较有强权的，或甚至站在可以强迫人们服从的地位之人们。

由于自然的不平等，造成个人立足点之不等。如体力最强壮的人做着最多的工作；技艺最精巧的人，把他的劳力转用于最好的打算；天资最聪慧的人，创作可以减少他个人劳动的种方法；农人需用较多的铁，或是工匠需用较多的谷，而且即使两个人平等地工作，一个人可从他的工作取得很大的收益，而另一个人却不易维持他自己的生活的。这些差异，都是由自然的差异所产生的。

至于后天的不平等，是由于人类的欲望所产生的。由于新的欲望增多，因此人与人之间需要互相扶持，富人需要穷人为他工作，穷人也需富人来扶持，在这种相互帮助中，平等精神就消失了。富人可能从中获得新的权利，穷人被套上新的枷锁，这样就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不平等和私有财产制。

以上是卢梭关于人类不平等起源的论述，对于不

平等的演变过程，他写道：

如果我们从这多种革命中迹寻不平等的进程，我们将见到法律和私有财产权的确立为不平等的第一期，长官职位的制定为第二期，由立法转变到专横的权力为第三期，亦即最后的一期；所以贫和富的社会阶级，为第一期所规定；强者和弱者的社会阶级，为第二期所规定；主人和奴隶的社会阶级为第三期，也是不平等的最后一期规定。

总之，卢梭的这部著作，无论就其思想性、逻辑性和社会影响方面来说，都远远超过了第一篇应征论文。这部著作系统地阐述了卢梭的社会发展观和平等观，它通过对人类历史文明发展过程的分析，从经济和政治上揭示了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分析了文明社会的贫富、强弱、主奴的阶级对立和斗争，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动性，论证了被压迫人民用暴力推翻封建专制政权的合理性，提出了建立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卢梭的这篇论文虽然没有入选，但它标志着卢梭的思想已经发展到了成熟时期。

## 第十四章 “退隐庐”

1754年6月1日，卢梭的朋友果弗古尔因为职务关系，不得不到日内瓦去跑一趟，劝卢梭与他同行。梭正好想回家乡看一看，便让戴莱丝同他和果弗古尔一起前往日内瓦。

通过旅行，卢梭了解了他的朋友果弗古尔的卑鄙本性。这次旅行也震撼了卢梭那与生俱来的一直毫无保留地对人的充分信任的本性。到了里昂，卢梭夫妻二人与果弗古尔分了手，另走萨瓦那条路，因为他们想顺路去看看那亲爱的阿母。当卢梭亲眼看见阿母穷困潦倒，处境凄惨时，心里异常难过。自从卢梭离开阿母之后，他们之间的通信一直没有间断过。特别是最近几年，当卢梭了解到阿母的境况每况愈下时，曾经三番五次地在信里敦促她来跟他们一起生活，卢梭愿意和戴莱丝尽毕生之力使她幸福，这次，卢梭又热烈地重复这种请求，但终归无效。因为华伦夫人舍不得她那份年金，其实她那笔年金，虽然照付不误，可她自己却长久以来花不到一文钱了。卢梭把自己的钱分出一部分给她。就是在这种窘境下，阿母那种慷慨大度和胸襟宽广的本性还是没变，她脱下自己最后一

件首饰一枚戒指，给戴莱丝戴上，戴莱丝立即把它取下来，重新戴在阿母的手上，同时洒着热泪吻那只手。在日内瓦，卢梭受到了各界人士的盛情招待和爱护，这使卢梭热血沸腾。但是因为他背叛了他的祖先的宗教，所以被剥夺了公民权，这使卢梭感到惭愧，于是，他决心重奉他祖先的宗教。当地居民对此非常重视，特别组织了一个“改教委员会”。同胞们对他如此厚爱使他感到很欣慰，他决定回巴黎处理完琐事后，要和戴莱丝一同重返日内瓦，安度余生。

卢梭在日内瓦住了四个月之后，于十月间回到了巴黎。他预定第二年开春再回日内瓦，于是冬天他照常工作和生活，校阅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校样。卢梭已把这部作品献给自己的祖国日内瓦共和邦，但是，他的献辞在日内瓦产生的效果对他却十分不利，给他在国民议会中招来了许多敌人，在市民中招来了许多忌妒者。

然而，单是这个失败是不会阻止卢梭去执行退隐日内瓦的计划的，这其中还有别的原因。一是埃皮奈夫人的友谊和极力劝阻。事情是这样的：在卢梭去日内瓦之前，有一天，他跟埃皮奈夫人一起去看舍弗莱特府第的添建工程，这座府第是埃皮奈夫人家的。他们俩一边看一边散步，走到紧挨着蒙莫朗西森林的一所破烂不堪的小房子及其旁边的一片漂亮的菜园时，

卢梭发现那是个十分幽静的可爱的地点，便感叹道：“多么美妙的住所啊！这才是为我天造地设的一个退隐地点呢。”后来，埃皮奈夫人不声不响地叫人把那里的房子翻新了，正合三口之家居住。当卢梭旧地重游时，非常惊讶地看到这一变化，这时埃皮奈夫人又对他说：“我的狗熊啊，这就是你的退隐地点；你自己选择了它，现在是友谊把它献给你。我希望这份友谊能使你放弃你要离开我的那个残酷无情的念头。”这使卢梭非常感动，他返居祖国的决心开始动摇了，后来再加上埃皮奈夫人的再三催促，用尽方法，托尽了人，甚至怂勇瓦瑟母女支持她，终于使卢梭放弃了回日内瓦的计划，答应来退隐庐住下。另一个原因是伏尔泰在日内瓦附近定居，因为这时的卢梭和伏尔泰之间由于立场，观点上的分歧，矛盾日益加深，卢梭害怕回到日内瓦又不得以与持不同观点者展开无休止的论战，特别是与伏尔泰及其支持者论战，他感到力不从心。出于对安宁的爱好，卢梭决定留下来，住到退隐庐去。

卢梭的个性适合在乡下居住。他在巴黎住了十五年，早已厌倦了城市生活，这次迁往“退隐庐”后，便决定不再回巴黎。十五年来，他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那亲爱的沙尔麦特和在那里度过的甜蜜生活。在威尼斯，在公务纷忙之中，在外交使节的商位之中，在

升官晋爵的骄傲之中；在巴黎，在上流社会的漩涡之中，在晚宴的口腹享受之中，在剧院的夺目光彩之中，在虚荣的幻烟迷雾之中；对丛林，清溪，幽静的散步的回忆常常使卢梭分心，勾起他的愁思，引起他的嗟叹和憧憬。过去他所做的一切，那些野心勃勃的计划，唯一的目的是为了有一天能过这种幸福无穷的乡间逍遥生活。而这种生活就在眼前，这怎能不令卢梭欢欣鼓舞呢？况且，他现在虽然没有发财，但是有点名气，才气，生活费不成问题。他选择抄乐谱作为自己的职业，名既不高，利又不厚，但是靠得住，只要好好干，自给有余。《乡村卜师》和其它作品的收入还剩两千法郎，其它正在整理的几部作品，也有希望不必向书商索取高价就可以再补充一些收入，这些都使他在一定时期内不至于受穷。

其实，卢梭很可以完全走上牟利的道路，让他的笔不去抄乐谱，而完全用于写作。他的文笔和天赋已使他成为知名的文人，只要他稍微愿意把作家的手腕和出好书的努力结合起来，他的作品就可以使他生活得很富裕，甚至生活得很豪华。但是，他感觉到，为面包而写作，不久就会窒息他的天才，毁灭他的才华。他的才华不是在笔上，而是在心里，完全是由一种超逸而豪迈的运思方式产生出来的。任何刚劲的东西，任何伟大的东西，都不会从一支唯利是图的笔下产生

出来，企求成功的欲望会使他少说真实有用的话，多说些哗众取宠之词，因而他就不可能成为原来有可能成为的卓越作家。他始终认为作家的地位只有在它不是一个行业的时候才能保持，当一个人只为维持生计而运思的时候，他的思想就难以高尚。为了能够和敢于说出伟大的真理，就绝不能屈从于对成功的追求。

1756年4月9日，卢梭离开巴黎，迁居退隐庐。那天，埃皮奈夫人用自己的车来接他们三人，佃户帮助运他的行李。到达退隐庐，卢梭发现这小小的幽居里的布置和陈设都很简单，但是干干净净，甚至还很雅致。这使他心中对埃皮特夫人充满感激之情。

那时，冬天还没过完，天气还很冷，大地却已开始萌动了；紫罗兰和迎春花已经开了，树木的苞芽也开始微绽。当天晚上，卢梭就听见了窗前林子里有夜莺在歌唱。一觉醒来，忽然一阵莺声叩动了他的心弦，卢梭在狂喜中叫道：“我全部的心愿终于实现了！”迁居之后，他首先关心的就是他对周围的那些乡村景物的印象如何。他先不安排自己的房间，而是先出去散步，仔细地欣赏这儿的每一条小径，每一片树林，每一丛灌木，甚至每一块僻壤。他越观察这个媚人的幽境，就越觉得它是为他而设的。这地方僻静而不荒野，使他恍如遁迹天涯。

卢梭沉醉于乡村景物中，这样过了几天，才想到

应该把文稿整理一下，把工作安排安排。一如既往，他规定上午抄乐谱，下午带着小白纸本和铅笔去散步。大家知道，卢梭从来只有在露天下才能自由自在地写作和思考，而家门口的蒙莫朗西森林就是他灵感的自然泉源。

在退隐庐和蒙莫朗西度过的六年，也是卢梭写作的黄金时期。在这期间，他写的作品有《民约论》；编著《永久的和平》、《委员制》、《音乐词典》；教育学著作《爱弥儿》及长篇小说《新爱洛绮丝》。其中，最著名的是《民约论》，这本书在刚开始创作时，被卢梭命名为《政治制度论》，当时卢梭就预见到这本书最能使他成名，后来事实果真如此。卢梭写这本书的念头萌发于十三四年前，即他在威尼斯当秘书的时候。他发现威尼斯这个曾被人们如此夸耀的政府有许许多多毛病。后来通过对伦理学历史的研究，他又发现，一切都从根本上与政治相联系；不管你怎样做，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能是他们的政府的性质将他们造成的那样，因此，“什么是可能的最好的政府”实质上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政府性质能造就出最有道德、最开朗、最聪慧，总之是最好的人们？这个问题又极接近于这样一个问题（即使两个问题不是相同的）：哪种政府在性质上最接近于法呢？由此便产生：什么是法？以及一连串与此同样重要的问题。卢梭这

样研究下去，他便得到了真理。他认为只要经过正当的政治途径，人类容易得到幸福。他在《民约论》中表露了这种政治思想。

另一项工作就是圣皮埃尔神父著作的摘选。卢梭刚从日内瓦回来之后，马布利神父就通过杜宾夫人向卢梭提起此事，杜宾夫人是巴黎那三四个曾拿老圣皮埃尔神父当作宠儿的美妇人之一；虽然她不是独占对神父的偏爱，至少是和艾基莱夫人一同分享这种偏爱的。这位善良的老人死后，杜宾夫人对他仍保有敬爱之忱，她希望她的朋友那些未曾出世即已夭折的文稿能由她的秘书复活起来，便让卢梭着手这项工作。这套书足足有23大车之多，其中不乏精彩之处，但也有许多隐晦难解的词语。卢梭更去芜存菁，先将它编成《永久的和平》一书，再把他自己的意见和评语另编成一本，接着又整理神父的《委员制》这本书。

卢梭在这期间还写了《爱弥儿》一书，这是一本教育学论著，他认为这是他写得最有条理的一本书。

正如我们前面所谈到的那样，卢梭的灵感往往是在散步中产生的，他的脑筋只跟他的双脚一齐开动。遇到下雨天，不能外出时，他就编写《音乐词典》，这样安排，目的是提高工作效率，他始终觉得变换工作是一种真正解除疲劳的方式。

现在我们来谈谈卢梭的朋友埃皮奈夫人吧！埃皮

奈夫人是个非常瘦削的女人，脸色苍白，胸部平平。但她也有些很可爱的优点，她很爱她的朋友，热心为他效劳；她很健谈，善于交朋友，卢梭与她相处得十分融洽。她知道卢梭不善于交际，所以当她没有客人时，就派人来通知卢梭去她那里小聚，卢梭自然也很乐意，常常教她一些写作技巧。

埃皮奈夫人不来别墅时，或者她不打发人来叫卢梭时，卢梭便和戴莱丝尽情地享受田园生活的乐趣。这年夏天，由于埃皮奈夫人不常来，他置身于幽静宜人的环境中，过着自由自在，平平稳稳，安安静静的生活。在田园生活的气氛中写作，卢梭的思想日益奔放，他已不再是那个腼腆、羞怯、既不敢见人，又不敢说话的人了。现在他不仅自信，而且有自己的中心思想，他的信心与毅力就蕴藏在心灵中。他鄙视社会上的风俗、箴规和成见，漠视别人的讥讽和批评。

卢梭性格开始发生转变，这个变化早在离开巴黎的那天就开始了。当他离开那个混浊的都市和那群卑劣的人们后，他的仇视情绪顿时消失。他不再见到人，也就不再鄙视人；他不再见到恶人，也就不再恨恶人。他的心本来就不会怀恨，自此就只会悲天悯人，而不再把人类的险恶和人类的苦难分别开来。卢梭认为他的这种精神状态比较温和，也远远不象以前那么崇高了，它不久就把鼓舞他达数年之久的那种热烈的激昂

之情消磨净尽；于是逐渐地，卢梭认为，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又变成随和、羞涩的人了；总之，又是当年那个让—雅克了。

埃皮奈夫人常常派人来探望卢梭。有一天霜冻很厉害，卢梭收到她寄来的一个包裹，发现有一条短裙，英国法兰绒做的，说她已经穿过，要卢梭改制一件坎肩。短笺的措词很感人，充满着亲热和天真。这件事给卢梭的印象很深，他深深地被埃皮奈夫人的深情厚谊所感动。在埃皮奈夫人送给他的许多礼物中，这是使他最受感动的一件。

卢梭的朋友们对他都很好，他又有机会住进这么一个景色宜人的幽境里，按理说，他的心该满足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卢梭看来，这种友情苦恼的滋味多，甜蜜的滋味少，因为他的朋友们总是固执地，甚至故意地要拂逆他的一切爱好，拂逆他的志趣，拂逆他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只要他表示出想做一件只跟他个人有关而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事情，他们也会立即联合起来，迫使他放弃这个念头。朋友们也许是出于好意，但是这对生性酷爱自由的卢梭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可是有时他又不得不容忍这些，这种矛盾心理多么令他痛苦啊！另外，虽然他与戴莱丝心心相印，但由于戴莱丝不识字，理解不到卢梭的思想，他虽然能完全理解他，而她却不能完全理解他。再加

上她完全忠诚于她的母亲和她的家人，（而的母亲是怎样的一个母亲啊！她的家庭又是怎样的一个家庭啊！）她的心向着他们，甚于向着卢梭，甚于向着她自己；他们的贪婪虽使他破产，但远抵不上他们的指点给他带来的损害。总之，如果因为她爱卢梭，如果因为她天性好，她还没有完全受制于他们，却至少已经受到他们足够的影响，使卢梭努力给她的金玉良言大部分不能产生效果了；因而无论卢梭怎样努力，他仍觉得他和戴莱丝始终还是不能合为体的两个人。

在退隐生活中，卢梭原本是不寂寞的，但是如果长期没有心灵与心灵之间的交流，那他自然就会感觉到寂寞了。在这种情况下，他那丰富的想象力又有了用武之地，于是，在六月份的天气里，在清凉的丛林之下，在一年的最美的季节里，他开始了他美丽的遐想，他回忆起青年时代曾使他感到飘飘然的对象。那些他所熟识的青春丽人，如加雷小姐，葛莱芬丽小姐、布莱耶小姐、巴西勒太太、拉尔纳热夫人，他那些漂亮的女学生，甚至那位妖艳动人的徐丽埃姐等等，在卢梭的幻像里，都像天仙一般，将他包围起来，他就是这群仙女之中“孤独的牧者”。我们这位可怜的让—雅克，在现实中找不到理想的完美无缺的女子，就把自己的一片深情寄托在这些虚幻的仙子身上。就这样，他构思出了他的朱丽，他的克莱尔以及朱丽的情

人圣普乐这些可爱的人物形象。他的《新爱洛绮丝》的轮廓及片断就这样慢慢地形成了。

正当卢梭整日耽于梦幻的时候，乌德托夫人来拜访卢梭。乌德托夫人原名贝尔加尔德小姐，埃皮奈先生的妹妹，后来嫁给乌德托先生，成了乌德托伯爵夫人。卢梭在埃皮奈夫人家聚会上第一次见到她时，她还是个姑娘。这时的乌德托夫人大既二十八、九岁，并不十分漂亮，脸上有雀斑，皮肤也不细腻，但她性情开朗、活泼，又很温柔，老是亲亲热热的，身材娇小玲珑，有一股迷人的风韵。她的禀性极自然，调皮，捣蛋和天真在她身上结合得非常巧妙，她有的是那种讨人喜欢的妙语，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她多才多艺，会弹钢琴，又会跳舞，还会写诗。在交际场合，她待人非常热情，但又不失分寸。在最亲密的友情的倾诉之中，卢梭从来没有听到她背后说过别人的坏话。

乌德托夫人的丈夫乌德托，是个军人，有地位但好赌博，这是乌德托夫人所讨厌的习惯，她的情人是圣朗拜尔，与丈夫相比，乌德托夫人更喜欢她的情人，认为他没有缺点，既聪明，又有德，又有才华。她的丈夫是近卫队军官，不在家，她的情人也正在服役，因为她的情人圣朗拜尔先生与卢梭是老相识，便拜托卢梭与她交往，以便代为照顾。卢梭一见乌德托夫人就被她那特殊的气质所吸引，渐渐地产生了爱情。

卢梭后来说，这段爱情是他平生第一遭，也是平生唯一的一遭，在他眼里，乌德托夫人就是他的朱丽。

乌德托夫人住在奥博纳，离退隐庐约有一法里；卢梭常常去看望她，有时也在那里住宿。有一天晚上，两人面对面地用过晚餐之后，就到花园里，在美丽的月色下散步。花园深处是个相当大的修剪过的树林，树丛里还点缀着瀑布。在这样的树丛里，他们俩坐在一块细草地上，卢梭向她表示爱慕之情，她虽然了解他的真心真意，但却委婉地拒绝道：“不，从来没有像你这样可爱的人，从来没有一个情人像你这样爱过！可是，你的朋友圣朗拜尔在叫着我，我的心是不能爱两次的。”卢梭长叹一声，就不再说话了；他拥抱着她这是一次怎样的拥抱啊！但是，仅此而已，在这三个月中，他俩差不多天天见面，一同吃饭，一同在月下，花园，深林里散步，经过两个小时最热烈，最缠绵的私语之后，他们在半夜里离开树丛，身和心都和来时一样无瑕，一样纯洁。

卢梭和乌德托夫人常常到舍弗莱特去，他们常常在那儿见面，有时甚至还是事先约好了的。他们在那时和平时一样生活着，天天并肩散步，就在那片园林里，正对着埃皮奈夫人的房子，并且就在她的窗下谈论他们的爱情，谈他们的义务，他们的朋友，他们的纯洁的计划，埃皮奈夫人就从窗口不断地窥视他们，

她自以为被人欺上脸了，便用两只眼睛往心里灌足了怒气和愤恨。不过，埃皮奈夫人工于心计，高度掌握着愤怒的艺术。她佯装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怀疑；她一面对卢梭加强体贴照顾，甚至近于挑逗，一面又故意用不客气的态度和鄙夷的表示欺压她的小姑子，似乎还暗示卢梭也鄙夷她。卢梭见此情景，心里非常难受。

有一天，卢梭又到奥博纳去看乌德托夫人，发现她愁眉苦脸的。并且看出她曾经哭过，一询问才知道是有人向她的情人圣朗拜尔先生告密，揭发了他们之间的私情，但讲的却不是实情，圣朗拜尔对他俩表示不满。卢梭心想这无疑是在埃皮奈夫人干的，尤其是为了这件事她还特意去他家问戴莱丝，并寻找乌德托夫人写给卢梭的信。此外，埃皮奈夫人给乌德托夫人挑起风波也已经不止一次了，她曾千方百计要把圣朗拜尔跟乌德托夫人离间开来，这种努力曾经有几次获得成功，所以乌德托夫人生怕以后又中她的计。另外，格里姆那时也在军队里，和圣朗拜尔一样正在威斯特华伦；他们在那里有时能见到面。格里姆曾在乌德托夫人面前试图进攻过几次，但都没有成功。格里姆大为恼火，从此就根本不和她见面了。对乌德托夫人的忌恨和对她的情人的忌妒，使他与埃皮奈夫人沆瀣一气，在卢梭和乌德托夫人之间关系上大肆渲染，造谣

中伤。由于这件事，卢梭与埃皮奈夫人和格里姆之间产生了争论；他们相互通信以表明自己的意见。卢梭遭受这种冤枉后，当然要据理力争了。

自从卢梭住进退隐庐里后，狄德罗也不断地搅扰他。其中最严重的是有关隐士的论断。那时，狄德罗写的《私生子》出版后，给卢梭寄来了一本。书中有好些话都是攻击过隐居生活的人的，尤其是那句“只有坏人才离群独居”的话，使卢梭觉得狄德罗是有意讥讽他。于是，他便给狄德罗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解释一下，但他竟作了如下的回答：“我的作品使你喜欢，并且感动了你，我听了很高兴。你不赞成我关于隐士的意见，你爱为他们说多少好话，你就尽管说吧，你将是世界上唯一我要为之说好话的隐士。而且，如果你听了能不生气了话，可说的话还多着呢。”

卢梭见了这封充满嘲讽意味的信后，立即回信道：“你们这些文人，喜欢高谈阔论，你们个个都把城里人看作是跟你们的天职有联系的唯一的人们。其实，人们是在乡下才能学会怎样爱人类，为人类服务呢。在城市里，人们只能学会鄙视人类而已。”

格里姆与卢梭早在这之前就开始疏远了，这个背信弃义的小人，在巴黎故意中伤卢梭的名誉，甚至说他不会作曲，种种恶意的毁谤，使卢梭决定与之绝交。后来卢梭听信埃皮奈夫人的劝告，去向格里姆道歉，

然而格里姆却以非常高傲的态度对待卢梭，同时强调自己的品德如何高尚，使卢梭败兴而归。

有一天，埃皮奈夫人派人来找卢梭，面带病容地对他说自己胸部疼痛，想到日内瓦就医，言谈之中并没有要卢梭一同前去的意思，况且卢梭当时身体不好，就没有陪她前去。后来，卢梭听说埃皮奈夫人并不是要医什么病，而是格里姆致使她怀了孕，到瑞士去分娩，就更觉不能去了。

几天后，狄德罗让埃皮奈夫人的亲信日南先生转交给卢梭一封信，信中谴责了卢梭不愿陪皮奈夫人去日内瓦是背信弃义，虽然在信中，狄德罗一再强调他和卢梭是朋友，但暗里却隐藏着险恶的用心。于是，卢梭一气之下便回复了一封信，亲自带到埃皮奈夫人家，准备念给她听。卢梭到达她家时，正好格里姆也在，他便将信念给他们听。他们听了很惭愧，惊愕万分，一句话也答不上来了。

事后，卢梭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乌德托夫人，并决定搬出退隐庐。乌德托夫人举出种种理由劝他不要与埃皮奈夫人决裂，并希望他陪同埃皮奈夫人去日内瓦。卢梭为了息事宁人，决定暂时不搬家。他给格里姆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陪埃皮奈夫人去日内瓦。信寄出去后，迟迟没有回音。后来他得知埃皮奈夫人已去了日内瓦，这才接到格里姆的回信，这是一封绝交

信。卢梭看了几行便把它退回去了，另附上一封短信：“我再也不用辩护了，只恨自己没有早点看透你，但今后绝不可再上你的当了。”

过了几天，卢梭又接到埃皮奈夫人的一封信，她竟与格里姆一起诬陷卢梭。卢梭看到他的朋友都离他而去，感到很孤独。于是他决心搬出退隐庐，便给埃皮奈夫人写了一封信：

“假如忧能伤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了。请允许我说一下吧，我们之间的情感已经消失了，但我还是盼望这不是事实。你对我的恩惠，我是永生不忘的，这也是唯一想说的。其他的话都是多余的了。我本应搬出‘退隐庐’；但朋友劝我等到明年春天再搬，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就照朋友的劝告做了。”

卢梭寄完信后，心想在这个冬天里好好休息一下，等明年开春再搬家。但是埃皮奈夫人和格里姆的来信出于他的意料之外：“我和你相处几年，只是徒增懊悔而已，你是个可怜的人。

“你既然想离开退隐庐，这是最好不过的事。你的朋友们又何必挽留呢？对于你，我再也没有什么好说了。”

卢梭看到这封绝情信后，再也住不下去了，他决定第八天就退还钥匙，即使露宿在冰天雪地里，因为他到目前为止还不知搬往哪里。恰好这时，马达斯先

生愿意给他提供一所小房子，座落在路易山的花园里，就在蒙莫朗西。卢梭接受了这番好意，便在冰雪严寒之中搬出了退隐庐，同时给埃皮奈夫人写了最后一封信：“夫人，当你不赞成我再待下去的时候，没有比搬出你家的房子更简单，更必要的事了。我一知道你不肯同意我在退隐庐度过残冬，就在12月15日离开了退隐庐。我的命运就是这样，住进去不由我，搬出来也不由我。我仍感谢你邀我前去居住；如果我付的代价不是那么大的话，我还会更加感谢你呢。此外，你觉得我不幸，这是对的；天下人没有比你更清楚知道我是多么不幸的了。错交了朋友固然是不幸，从那么甜蜜的一个错误中醒悟过来又是一个不幸，其残酷的程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也正是此时，伏尔泰发表了他的有关自然法则的诗篇以及论里斯本大地震的信。伏尔泰认为上帝无法保卫人类，使其免受意外的灾难，因而对上帝产生了怀疑。卢梭对他的立论感到震惊，写信予以反驳。这样，由于各自的思想观点不同，在二人之间鸿沟愈来愈大，伏尔泰对卢梭的怨恨日深。

## 第十五章 《新爱洛绮丝》与《民约论》

卢梭的艺术作品同他的政治思想是不可分割的。他的长篇书信体小说《新爱洛绮丝》所描写的是18世纪法国一位年轻教师圣·普乐和他的女学生贵族小姐朱丽的恋爱故事，与中世纪哲学家阿贝拉尔和他的女学生爱洛绮丝一样，都是以悲剧结束的。朱丽的父亲出于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偏见，坚决反对把女儿嫁给出身于第三等级的平民知识分子圣·普乐，并强迫她嫁给了贵族德·沃尔玛。圣·普乐痛苦地离开了朱丽的家。婚后，朱丽向她丈夫坦白了自己的这段恋爱史，沃尔玛表示对朱丽和圣·普乐的信任，并请圣·普乐回来。朱丽和圣·普乐两人朝夕相见，她极力克制自己的感情，但内心非常痛苦。最后，当朱丽由于一次意外事故患病濒于死亡时，她再一次向圣·普乐倾吐了她的从未泯灭过的爱情。卢梭在书中详细陈述了他的爱情观：

啊，朱丽，你的感情过于丰富了，性情过于温柔了，真正的爱会贬低灵魂吗？不，即使由爱而产生的罪恶，也永远不会妨碍你对真理的崇拜和对名誉的热忱，因此，爱能使人超于自身之上。

真正的爱，确实是人类关系中最纯洁的东西，而爱的神圣火光将纯洁我们的心灵，使我们倾向自然。只有爱才能使我们不至于受诱惑，使我们关心被爱的人。

《新爱洛绮丝》是法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对17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有很大影响。

1762年4月，卢梭的政治学代表作《社会契约论》出版。前面我们提到过，卢梭在刚搬入退隐庐时给自己制定的计划中，首要的一个计划就是写一部《政治制度论》，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完成，只写了一个引言“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也就是《民约论》，是卢梭思想最深刻，最成熟的著作，也是世界政治学说史上最著名的古典文献之一。

卢梭在这部著作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关于国家和法的学说，提出了人民主权的思想。该书一开始就提出了两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一旦人民可以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他们就做得更对。”这种号召人民起来推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自由制度的信念，贯穿在《社会契约论》全书之中和卢梭的全部学说思想中。他与其他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一样，认为人类生活在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下是自由平等的；通过社会契约，结合成为国家，放弃自然权利而获得约定的权利，因而仍

是自由平等的。卢梭主张国家主权只能属于人民，法律是共同意志的体现。他认为，人民丧失原始的自由，只是由于政府滥用权力，而不是由于社会发展的必然。当政府滥用其地位篡夺最高权力时，社会契约就遭到破坏；普通公民处于暴力统治之下时，他们就有恢复其自然自由的正当权利。在这里，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同其他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的区别就在于：

卢梭主张人民主权，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洛克，孟德斯鸠则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霍布斯甚至主张建立君主专制制度；卢梭主张以革命手段推翻暴政，而霍布斯则反对用革命手段。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强调人民主权是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的。他认为，国家最高权力只能由国家全体成员的意志构成，它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它是不可让与的。最多权力只能由全体公民行使，而不能由代表行使，因此，立法权只能属于主权者。从最高权力不可转让出发，卢梭推论出必须放弃人民代议制，代之以全民公决制；第二，它具有不可分割性。卢梭认为，最高权力是全体公民的意志，把它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是不正确的。他在批评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时曾风趣地说：“我们的政论家们(指孟德斯鸠)既不能从原则上区分主权，于是便从对象上区分主权；他们把主权分为强力与意志，分为立法权力与行政权

力，分为税收权，司法权与战争权，分为内政权与外权……他们把主权者弄成是一个支离破碎拼凑起来的怪物；好象他们是用几个人的肢体来凑成一个人的样子，其中一个有眼，另一个有臂，另一个又有脚，都再没有别的部分了。”卢梭认为，孟德斯鸠三权分立论的错误在于他根本混淆了国家主权与政府这两个概念。恩格斯曾经指出，卢梭以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社会契约论》，间接地制胜了君主立宪主义者孟德斯鸠。

卢梭的学说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最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是对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宣扬的国家来之于神，法律是神的意志的神权学说致命的打击。卢梭的学说对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积极影响，处在革命时代的各国资产阶级都曾把它当作“福音”，在人心中唤起了对自由和平等的热爱。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也曾把卢梭推崇为“自由和权利的维护者”。但是，社会契约理论是违反客观实践的。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卢梭把国家说成是人们订立社会契约的结果，把法律说成是超阶级的共同意志的体现，实际上掩盖了资产阶级国家和法的阶级的本质。

## 第十六章 《爱弥儿》

卢梭于1757年开始撰写教育学名著《爱弥儿》，1762年6月，该书出版。这是卢梭花了二十年时间思考，用了三年时间写成的著作。卢梭认为这是他所有著作中“最有价值”，“最主要”和“最好的”作品。他在这本书中所阐明的教育思想以自然主义为基础，尤其注重儿童教育，他那具有独创性的教育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爱弥儿》通过对假想的教育对象爱弥儿进行系统教育的过程，批判封建教育制度，提倡服从自然法则，听任人的身心自由发展的“自然教育”。所谓“自然教育”指的是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成为自然人。所谓自然人，是绝对自由，平等而善良的，只有在这种自然状态之下，才能使人的生命提升到最高的境界。做一个自然人，实质上就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他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下是一律平等的，而人的职责就是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使人过着自由而合乎自然秩序的生活。

卢梭提倡的教育目的在于促进儿童的能力和器官的正常发育，使儿童的能力日益发达，使其天资尽量

地发挥扩展，达到与自然一致的目的。这种以儿童为本位，强调人的内在本性发展的教育观点，是卢梭教育学说的重点。他的自然主义在于促进儿童的身心发展，培养儿童的天性，即让儿童过儿童的生活。他主张“从儿童之中去发现儿童”，认为儿童时期是具有其绝对的价值和意义。他反对用各种枷锁束缚儿童，妨碍儿童自然本性的发展，希望让每一种年龄的人都得到幸福。

让儿童过真正的儿童生活，这就是卢梭的根本立场，也是他独特的教育学说的重要原则。那么，怎样才能使儿童能够过上儿童的生活？如何才能使其自然地发展呢？为此，卢梭又提出了“直观教育”的理论。

所谓直观教育，就是直接观察，使儿童对事物的观念与符号一致起来。他认为儿童的身心发展，12岁以前他们的知识只限于感觉范围，还没有悟性；12岁以后才有理性的发挥。他强调要让儿童从客观事物去认识事物，如果事物超出儿童的认识能力，或者语言与观念互相矛盾，则对儿童毫无意义。他的直观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儿童的观念与符号认识一致，用具体事实去教导儿童，使外部知识和儿童内在的认识能力完全一致。卢梭认为应按照儿童身心的发展而采取适当的教育方式，避免超出儿童的认识能力。按照他的说法，历史是因果关系，儿童无法了解，如果学习

历史，只不过学到一些空洞的术语。他认为只有《鲁滨逊漂流记》是实施儿童教育最理想的教材。他说：“儿童教育并不是要读文学书籍，而是要读自然书籍。”阅读自然书籍就是通过事物去了解外部知识，而不是以抽象的文字、语言去获得知识。

卢梭在《爱弥儿》中，充分阐述了他那独特而自由的教育思想，这本书被誉为儿童教育的经典著作。不但对后来的教育学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其民主自由的思想也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动力。

## 第十七章 厄运降临

离开退隐庐之后，卢梭并没有重返巴黎，他继续过着乡居生活，住在蒙莫朗西路易山花园里的一所小房子里。在新居里刚勉强住定，他那烦人的闭尿症就复发了，频繁的剧痛再加上一个疝气病的新麻烦，可把这位思想家折磨苦了。整个1785年，卢梭都是在有气无力中度过的，明媚的春光一点也没有把他的精力恢复过来。唉，毕竟年岁已大，又加上劳苦奔波，卢梭感到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这时，卢梭收到了载有《日内瓦》这篇文章的《百科全书》分册。以前在退隐庐时，卢梭从狄德罗那里知道达朗贝要写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与日内瓦的上流社会人士商量好的，目的是要在日内瓦建立一个剧场。卢梭不赞同这个计划，早就想写篇答复。现在他读到这篇文章，发现这篇文章确实写得既巧妙又有艺术，不愧为该作者的手笔。然而，这并没能打消他打算驳斥的意图；尽管他当时疾病缠身，天气严寒，再加上新居不便，一切都还没有来得及布置好，但他还是拿起了笔，在他住的那个园子尽头的一座四面通风的碉楼里，每天呆上四个钟头，凭着一片热诚，着

手这一工作。在这个冷得像冰窖一般的地方，卢梭只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写成了《给达朗见论戏剧的信》。这封信发表于1758年10月20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阻止了在日内瓦建立剧院的计划，标志着让—雅克跟哲学家们的决裂。

《给达朗贝的信》和《新爱洛绮丝》这两部书的收入使卢梭的经济状况稍有起色。《新爱洛绮丝》的出版多亏了卢森堡夫人的帮忙，卢森堡夫妇是卢梭在蒙莫朗西新结识的贵族朋友，他们对卢梭非常好。卢森堡元帅是个正直，亲切的人，而元帅夫人聪明伶俐，待人热情。当他们得知卢梭当时住的房子需要修整时，就让卢梭搬到他们的府第里去住。他们交往频繁，不久，卢梭就成了卢森堡先生的亲密朋友。

1760年底，久已付印的《新爱洛绮丝》尚未出版，就已经开始哄传了。卢森堡夫人在宫廷里谈过它，乌德托夫人在巴黎谈过它。乌德托夫人甚至还得到卢梭的允许，让圣朗拜尔把手抄本给波兰国王读了，国王欣赏之至。卢梭也让杜克洛读过，他又在法兰西学士院里谈起它。全巴黎都急于要看这部小说，圣雅克路各书商和王宫广场的书商都被打听消息的人包围起来了。最后，它终于出版了，而它取得的成功，与常例相反，没有辜负人们期待它的那种急切心情，巴黎的女士和小姐们都赞不绝口。

卢梭在这本书中十分讲究感情的描绘。但故事的人物简单，只有三位，结构也不复杂。起先，卢梭担心这样简单的故事，容易引起读者烦闷，但有一件事把他这种顾虑打消了。那件事发生在狂欢节。那天，这本书刚刚出版。一天，歌剧院正要举行大舞会，一个书贩把这部书送到达尔蒙王妃手里。晚饭后，她叫人给她上装，好去跳舞，然后一面等候，一面就拿这部新小说读将起来。半夜，她命令套车，接着又继续读。有人来报告说车套好了，她没有答话。她的仆人看她读得忘形了，便来报告她说，已经两点了。她说“还不急”，仍然读个不停。过了一阵子，因为她的表停了，便揪铃问几点钟，人家对她说四点钟了。“既然如此，”她说，“赴舞会太迟了，把车上的马卸下吧。”她叫人给她卸装，然后一直读到天亮。

《新爱洛绮丝》的出版，使卢梭名利双收。这本书很快被翻译成多种语言，风靡全欧。卢梭也马上成了全欧洲的知名人物，读者的信件如雪片般飞来，慕名来访的客人也愈来愈多，这打破了卢梭平静的生活，但也给他带来精神上的安慰。于是，卢梭在许多人眼里成了一位哲学家和小说家。许多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读者纷纷写信向卢梭求教，有的给他寄稿件，要求他的帮助，真使卢梭应接不暇。于是，他一再在报上发表致热心读者的公开信，希望他们不要再寄稿

件来，因为他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来一一阅读和复信。《永久和平》即卢梭受托对圣皮埃尔神父的手稿进行整理得结果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版的。卢梭把这部《永久和平》以十二个金路易的代价让给了《世界报》的主编巴斯提德先生，这部手稿一归他所有，他就打消了在《世界报》上连载的计划，觉得出单行本更合适，其中有若干删节，都是审查官要求的。如果卢梭把对这书的评论也附上，那又不知要受到怎样的审查呢！好在卢梭没有对巴斯提德先生谈起他那篇评论，所以它不在他们的合同范围之内，那时依然是手稿。单单这篇提要，就遭到伏尔泰先生的讥讽和揶揄。

卢梭把《爱弥儿》交给卢森堡夫人，由她负责出版。卢梭原来打算不在法国印刷这本书，但由于后来卢森堡夫人说服了马勒赛尔卜先生同意她的看法，即认为在政府当时已经采取的那种制度下，连正式审查都不会有什么困难就可以在法国印刷；特别是马勒赛尔卜为这事还笔写定信给卢梭，说明《萨瓦助理司铎的信仰自白》正是一部到处都可以获得人们赞许的作品，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可以获得宫廷的赞许。一般说来，一部书稿只要经他赞许，印刷就完全合法。在这种情况下，卢梭对这部作品的出版完全放心了。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围绕着这部作品而产生的风暴和厄运

正在向他袭来。

《爱弥儿》的出版，没有引起卢梭其他作品出版时曾博得的那种轰轰烈烈的彩声。从来没有一部著作曾获得这么多的私下的颂扬，也从来没有一部著作曾获得那么少的公开的赞美。最有能力评论这部书的人们对卢梭说的话，给他写的信，都证实这是他最好的作品，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作品，但是所有这些意见，说出来时都带着最离奇的谨慎态度，就仿佛要说这部书好，非得保密不可。

风暴前的隐隐雷声已经开始听到了，种种传闻不断出现。起初，卢梭对外界的传闻并不在意，因为他觉得这太无可谴责了，太有靠山了，又在各方面都太合规定了。况且他想这本教育学著作是为了人类的幸福而写的，怎么会遭受知识分子，教会和国家的反对呢？怎么会将他看成邪恶之士呢？在外界的压力下，出版社也劝卢梭不要用真实姓名发表这本书，但卢梭坚持要面对那些无谓的攻击。他想，他一直服从国家的规章制度，努力做一个忠顺的公民，象其他法国人一样遵守国家法律，总不至于因热爱人类，追求人类幸福而遭受迫害吧。但是恶运却降临到了头上，舆论界把卢梭和戴莱丝看成罪犯。几天之后，元帅先生从一位德耶的教区神父那里收到一封信，信里有个通知，说是从可靠方面得来的消息：议院将极其严厉地对卢

梭进行起诉，并注明某日将下令逮捕他。议员们甚至公开声称，光烧书没有用，一定要烧死作者。卢梭对法国这种作法愤愤不平，1762年6月22日，他在写给同乡莫顿的信中述说了自己的心情：

这样的判决多严厉啊！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有何证据？啊！巴黎的人民，这就是你们的自由！我实在感到懊恼。

外界对我的指责愈来愈强烈，但是，如果停止写作，我将会被公众淡忘，人们也不会畏惧我写的真理了。请你不要公开反对我，尊重公共的批评吧。

判决终于宣告了。一天晚上，卢梭刚刚把由以法莲山的利未人作结的那一卷《圣经》读完，正在朦胧中思考着，忽然被响声和灯光惊醒了。戴莱丝掌着灯，照着拉·罗什先生走了进来。他一见到卢梭便对他说：“不要惊慌，是元帅夫人派我来的，她给你写了一封信，还把孔蒂亲王先生的一封信带来了。”卢梭打开元帅夫人的信，只见上面写道：“你已经没有时间为自己辩解了，因为当某人具有权威时，就不一定永保公正。看在上帝的面上，赶快来我这里，你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只剩一天了。”

法国议院裁决卢梭的《爱弥儿》为异教邪说，尤其是书中所描述的依照自然来教导儿童，只有自然才能使儿童成为有道德的人。此外，卢梭还认为一切宗

教都是平等的，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一样能得救，人们应该由自己的理性引导去接受宗教信仰。这些立论，对十八世纪的欧洲来说，无疑是对统治阶级的一种挑战，他的平等自由思想，是煽动革命的种子。于是，最高法院判决将《爱弥儿》焚毁，并立即发出逮捕令，要将卢梭打入监牢。

卢梭与卢森堡先生及夫人会面后，眼见形势危急，便决定离开那里。与戴莱丝告别时，卢梭向她保证，无论他走到哪里，将立即来接她。然后，卢梭与大家一一告别，坐上马车，离开了蒙莫朗西。

在旅途中，卢梭想起了他动身前夕读的那一卷书，使用格斯耐尔的诗体，将“以法莲山的利未人”为题材写成了一篇叙事诗。卢梭觉得他从来没有写过一点东西能比这篇诗有更动人的淳朴风尚，更鲜艳的色彩，更朴素自然的描写，更贴切的性格勾划，更古色古香的质朴；他认为《以法莲山的利未人》既使不是他的最佳作品，也永远是他最喜爱的作品。

卢梭从蒙莫朗西动身去瑞士的时候，曾决定到依弗东去。在那里，他在老朋友罗甘先生家里住下来。罗甘一家人都很欢迎他，孩子们成天与他嬉戏。卢梭原本打算在依弗东停留一下，看看风声，然后去瑞士的。但是由于罗甘先生和他的全家强烈要求他留下，他于是就决定在那里待下去。本城大法官莫瓦利·德·

让先生又以其隆情厚谊鼓励卢梭留在他的治下。罗甘先生又给他布置房间，添置家具，令卢梭感激不尽。卢梭选定了搬家的日子，就连忙给戴莱丝写信，要她来跟他团聚，在信中，他写道：“我亲爱的，如果你知道我现在已经安全了，相信你一定会为我高兴的，我能否知道你的近况以及了解一下你是否还象以前一样爱我呢？我非常盼望我们能重团聚。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去向，仔细想一想，我亲爱的，想想你是否能和我一起过流亡生活？如果你来了，我会尽力让你感到舒适的。如果你宁愿居住在原地，这也是你的权利，请不要象别人那样轻视我，那些人能让我不快，但决不会使我失去正义与道德，我从未违反法纪，这你是很了解的。”

卢梭还在信中嘱咐她如何处理家里剩余的物品和变卖家具和书籍，私人物品留着等她来时一并带来。

然而，就是这个小小的要求，卢梭也得不到满足，因为这时伯尔尼掀起了一场反对卢梭的风暴。虽然大法官竭力为卢梭辩护，但终归无济于事。6月18日，即从巴黎被通缉之后第九天，卢梭又在日内瓦被通缉了。良知、法律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被践踏净尽了！卢梭觉得全欧洲都在咒骂他。所有的杂志，所有报纸，所有小册子，都敲起了最可怕的警钟。他成了一个反教分子，一个无神论者了，一个狂人，一个疯

子了，一头猛兽，一只豺狼了。卢梭怎么也想不通，《永久和平》的编者会挑起纷争，《萨瓦助理司铎的信仰自白》的印行者竟会是反教分子，《新爱洛绮丝》的作者竟会是只豺狼，《爱弥儿》的作者竟会是个狂人！

通辑令下达的第二天，卢梭就离开了依弗东，前往讷沙泰勒邦的特拉维尔山谷中的莫蒂埃村，住到了波瓦·德·拉·杜尔夫人的儿子的一所房子里。讷沙泰勒邦在整个十八世纪都在普鲁士的统治下，卢梭在那里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庇护，免遭迫害的。7月11日，他在写给老友莫顿的信中说：“我昨天抵达莫蒂埃，我的处境一定已使伏尔泰和杜金先生感到满意了吧，他们急于想看到我被瑞士驱逐出境。”

卢梭连续地遭受迫害和困难，他真想和戴莱丝尽快团聚，以便精神上得到安慰。戴莱丝接到卢梭的信后，也非常想去他的身边，她在回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写道：“我以我的心向你述说。”并说他们的爱至死不渝。不久，戴莱丝终于来到卢梭身边，而且也带来了一些他所需要的物品。患难见真情，他们感到相互间的依恋，觉得谁也离不开谁了。

虽然卢梭在普鲁士国王的庇护下避免了法国人和瑞士人对他的偏见和怨恨。但是，伏尔泰先生仍然不时地打听卢梭的行踪，以便从他的言行中寻找毁谤他

的材料，从而达到中伤卢梭的目的。

## 第十八章 艰难岁月

卢梭一到莫蒂埃，就写信给讷沙泰尔总督，苏格兰元帅吉斯勋爵，通知他自己到国王陛下的领土上来退隐了，并且要求他保护。他回信要卢梭去看他。他们俩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但是，卢梭到这里避难，原来是怀有不安情绪的，因为卢梭一直偏爱法国，而对普鲁士国王存有偏见，觉得他以他那些处世原则和所作所为，把对自然法则和对人类义务的任何尊严都放在脚下践踏尽了。所以卢梭当初在装饰蒙莫朗西碉楼的那些版画之中，给普鲁士国王的肖像下题了一首双行诗，即：

光荣、利益，这是他的上帝和法则，  
他，思想是哲学家，而行为则是君王。

不仅如此，他还在《爱弥儿》里用多尼安人的国王阿德拉斯特来影射过当今普鲁士国王。想到这些，卢梭觉得有必要出面表明立场，以应付未来的危急情况。1762年12月，他给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写了一封信，表明自己的心意：“君主！我曾在您背后说过您的坏话，我有可能还会这样做。但是，我被法国、日内瓦、伯尔尼驱逐后，到了贵地接受您的庇

护。君主！我并无权接受您的恩典，而且我也不想要求任何恩典。但是现在，我觉得我有责任向您声明我在您的管辖之下，您可随意地处置我。”

然而，普鲁士国王却非常厚爱卢梭，他让吉斯勋爵为卢梭提供薪炭，以便把的小家庭建立起来，后来国王又表示愿意为卢梭盖一所小房子，地点由卢梭选择。卢梭没有接受这两个馈赠，但从此他就把腓特烈看成他的恩人和保护人了。

卢梭在莫蒂埃受到了普鲁士国王和元帅勋爵的保护，可是他却没能避免公众的、市政官吏的以及牧师们的嘀嘀咕咕。讷沙泰尔的上层分子，也就是说该城的牧师集团，首先发难，企图策动邦议会来对付卢梭。这个企图未能得逞，牧师们就去找行政长官，行政长官立刻宣布《爱弥儿》和《民约论》为禁书。牧师们在他们办的《信使》杂志里塞满了荒谬言论和最无聊伪善之谈，煽动了民众反对卢梭。教会认为《爱弥儿》是异端邪说，《民约论》是在煽动革命。他们把卢梭的民主原则看成是疯狂的思想。一个社会如果建立民主政体，那么怎能保留贵族阶级的特权呢？难道贵族需要接受人民的公意吗？卢梭的社会改良思想，虽然也影响了其他哲学家，但他们所作的努力，在当时仍没有发生作用。一旦有人触及思想上的问题，就要被处以极刑。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已使卢梭身心困境，遭受诋毁。现在由于《爱弥儿》被查禁，他更陷入被评击的浪潮之中。在莫蒂埃上教堂做礼拜是他精神上的唯一安慰。闲暇的时候，卢梭带着坐垫去串门，跟人学学编织腰带。他与邻居们相处的很好。他常常把织好的腰带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他那些年轻的女朋友们，条件是要她们将来亲自带她们的孩子。在他送这些带子时，还给每人写一封信，信里说：“请在这吉日良辰戴上这个美满姻缘的象征吧，它将或为你和你那位幸福的丈夫之间的纽带，同时你要想到，这副带子是我这双规定母职的手编出来的，戴上它，就是保证克尽母职。”

这时，辱骂卢梭的印刷品方兴未艾，首先是索尔明神学院发出一份谴责书。然后就是巴黎部主教公布反对卢梭的训谕。毕蒙教皇在训谕里说卢梭宣扬的是假道学，说他是一位自认为学识丰富，而误入歧途的人；一个在思想上和行为上充满矛盾的人；一个用繁杂的思想来曲解道德的人；一个自称热爱圣典但一味地标新立异的人；一个自吹热爱隐居而又代此吸引他人的注意的人；一个泯灭读者道德观念的人；一个主张人类社会平等又想将人类贬低到禽兽的地步的人。更严重的是，教堂指控卢梭散布色情，斥责《爱弥儿》是建立在无神论的思想基础上的人。

卢梭觉得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他决定反驳。于是，在心力支瘁的情况下，卢梭发表了《致毕蒙教皇书》。在这篇文章中，他阐述自己的观点，宗教观和道德信念及自己的信仰。从另一方面来说，他真实地描绘了自己的为人和思想。其中有一篇对教皇的答辩：

阁下，我何必要对你多费唇舌呢？我们如何才能相互了解呢？我们俩之间究竟有些什么误解？我之所以答复你，实在是因为你逼我这样做的。

我有一种天生的禀赋，这一点大众已经证实了。我年轻的时候，是在快乐中度过的，没有人认识我。到了四十岁，虽无财富，但我拥有朋友和平静，然而公众却不断斥责我，甚至裁决我有罪，我虽然尽力反驳，但已于事无补，我的事业就此中断。在这些批评中，我发觉我被诬陷为一个轻蔑国家的作家。虽然我已在社会上出了名，但朋友和安宁却因此离开了我，我必须忍痛接受这个事实。

我写过各种题材的书和文章，我一直保持着我的原则，我的道德观，我的信仰以及戒律。而他们一味地反对我的书，更反对我。他们审判我书中的主题，我发表第一篇论文时，他们把我看成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我的《法国音乐书简》问世后，我更被看成是国家的敌人，甚至被当作叛国贼。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发表后，我又被说成是无神论者，一个厌恶

人类的人。在《新爱洛绮丝》出版后，我被看成是一个温柔而老实的人。但现在，我在他们眼里又成了一个顽固而渎神的人了。

卢梭的《萨伏依牧师信仰的宣言》发表后也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这篇文章被看作是对传统信仰的挑战。卢梭反对“原罪”之说，他认为人类的心灵本无罪恶，只有善根。在这篇文章及以后的《致毕蒙教皇书》中，他都阐述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在后一篇文章中，他写道：

教皇阁下，我是个天主教徒，一个诚挚的教徒，遵从圣经福音的信条。我是个教徒，但并不是牧师的信徒，而是耶稣基督的信徒。我所坚信的天主并不要求深入讨论福音信条，而注重切身实行；他要求弟子信仰能使人类行善的事物，他告诉我们只要去爱自己的兄弟就是履行了信条。……但是，那些缺乏正义的教士，霸占职权，成为我宗教上的裁判者，而且告诉我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们的优越权利决不会影响我的原则，他们无法使我说出我不愿说的话。如果我的真诚触怒了他们，他们就会想办法将我摒弃于教堂之外，我并不畏惧他们的威胁，因为他们无权判决我。

他们无法阻止我的心灵与信仰相结合，他们能剥夺我的幸福，但决不能阻挠我未来的希望，我未来的

希望是由耶稣基督做我的裁判者，裁判我和他们之间谁是谁非。

1763年，《致毕蒙教皇书》印刷出版，卢梭遭受到更猛烈的攻击。这些反驳信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部门。卢梭很想知道他的祖国日内瓦对这本新书的看法，就给老友莫顿写了一封信。从回信中，他得知在那里也是一片烟雨欲来风满楼这势，只是书并未被查禁。1763年5月12日，卢梭给日内瓦首相写了一封温和有礼的信，声明他愿意放弃日内瓦的公民权。不久，日内瓦当局真的废除了卢梭的永久公民权。就这样，深深热爱祖国的卢梭，由于抵挡不住来自日内瓦敌人的营垒中的猛烈攻击，不得不悲愤地放弃公民权。

1763年1月，卢梭写信给莫顿，请求他在他死后帮助整理他的著作，因为只有忠诚于他的莫顿，才能使他的著作完整地公诸于世。

1764年9月，卢梭接到一封来自科西嘉革命者的信，邀请他去该国担任制定宪法的工作。这个消息迅速传遍全欧，法国格里姆所领导的集团立即发表声明，讽刺卢梭接受这项邀请，正足以说明他是国家独立的煽动者。卢梭也曾一度动心，想到科西嘉岛作一次旅行，但是由于路途遥远，又要翻越阿尔卑斯山，还要通过许多国家边境，对于像卢梭这样在全欧洲都

遭人咒骂，年岁已大的人，这个计划显然是行不通的。卢梭后来虽放弃了这个计划，但他给科西嘉领导人回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表明了自己的热忱。

1764年秋，日内瓦的杜金先生刊行了《乡间来信》。这篇文章是袒护议会的作品，写得无限巧妙，国民代表一派被它弄得哑口无言，于是便写信请卢梭予以驳斥。卢梭欣然应允，针对《乡间来信》中的观点和立论予以反驳，写出《山中来信》一书。《山中来信》出版后，议会大为光火，他们在法国代办煽动下，在检察长指使下，针对这本书发表了一个宣言，以最恶毒的字眼宣称这个作品应由刽子手拿去烧毁。这本书起初在讷沙泰勒引起的反响是微不足道的，然而不久风潮就开始了。这本书在巴黎根据1765年3月19日的命令遭到焚毁，骚乱的中心不久就从日内瓦，从伯尔尼，也许还从凡尔赛移到讷沙泰勒来了，特别是移到特拉维尔谷地来了。这个谷地的民众被煽动起来了，他们竟一方面接受卢梭的救济，一方面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对他进行侮辱。

卢梭的《山中来信》出版不久，1765年1月，市面上出现了一本名为《公民们的感想》的无头贴子，它极力抨击卢梭的人格，思想以及他的道德观。据推测，这本书是由伏尔泰和一位卢梭的过去的的朋友福尼写的，书中充满了对卢梭的诽谤，说他把他的几个孩

子都扔到大街上了，说他拖着一个随营娼妓到处跑，说他是以酒色伤身，害着杨梅大疮等等极尽侮辱之词。

《公民们的感想》风靡了日内瓦，尤其是莫蒂埃的群众反应更为强烈，市民们对书中描述卢梭和戴莱丝将子女遗弃孤儿院一事尤其感到震惊。针对他们俩的骚乱越来越激烈了。尽管有国王的历次诏令，尽管邦议会三令五申，尽管本地领主和行政官员多次警告，民众却仍然把卢梭当作反基督的人看待。最后，他们看到叫嚣无效，似乎要动起手来了；在路上，石头已经开始在他的周围乱滚。最后，在莫蒂埃集市那一夜，骚乱终于发展到威胁他们生命的地步了。

一天晚上，卢梭和戴莱丝都已睡了，到了半夜，卢梭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响声震醒，原来是有人用石头砸他的门窗。卢梭赶紧起来往厨房跑，这时正巧有一块石头穿过窗户，打在他脚上，他和戴莱丝急忙躲进厨房，两人紧贴着墙壁，以防被石头击中。幸好邻居的仆人听到响声后出外求援，警卫队及时赶到，才阻止了这场乱子。这时，卢梭家的前廊已积满了石头，像个采石场了。事后，卢梭为民众对他的仇恨情绪而痛心疾首，他想找个偏僻的地方隐居起来。

卢梭不得不离开莫蒂埃了，这时许多热心人愿意为他提供住处，但是卢梭太留恋瑞士了，他舍不得离开它。他心中早有一个计划，就是想住到圣皮埃尔岛

上去。圣皮埃尔岛是伯尔尼医院的产业，在比埃纳湖中心，又称土块岛，周围约半法里。在元帅勋爵的帮助下，伯尔尼人答应让卢梭到该岛上居住。卢梭和戴莱丝就迁住那里。

## 第十九章 流 亡

1766年，卢梭在圣皮埃尔岛上刚刚过了一个月的隐居生活，这时，他收到尼多的法官先生一封信（圣皮埃尔岛是属于他的司法区的）；他以这封信向卢梭下达了邦议会诸公的命令，要卢梭搬出这个岛，并离开他们的辖境，限期二十四小时之内。在杜尔夫人的帮助下，他只好匆匆忙忙离开岛屿，前往英国找大卫·休谟，同年3月，又迁往英国伍顿市居住。

由于长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再加上年老多病，这时候卢梭的旧患受迫害妄想症发作了。由于他的“病态的敏感”，他怀疑休谟等英国友人在企图谋害他的性命，并同休谟发生冲突。1766年，贝克与科德两位作家合编了一本《休谟与卢梭争论事件》出版后，欧洲舆论纷纷指责卢梭。这一时期，卢梭已经着手撰写自传《忏悔录》，早在《公民们的感想》风靡一时时，卢梭就计划写这部作品，以便为自己辩白，如今，他觉得写这样一部作品，更为必要了。在《忏悔录》里，卢梭极力向后人申诉他所受到的诽谤和不公正的待遇。《忏悔录》共分两部，1767年完成了其中的第一部。

1767年初，戴莱丝的母亲去世。于是卢梭便与她一起离开英国，想重返欧洲本土。1767年5月6日抵达英国东南部的多佛港。5月22日乘渡轮到达法国加莱港。

在法国境内，卢梭仍然是一个通缉犯，他只好化名雷诺，小心谨慎地在法国各省辗转流徙。不久，卢梭与戴莱丝迁往圣丹尼斯市，在那里，卢梭一边写《忏悔录》，一边继续研究植物，到处采集标本，以充实生活。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当时的生活情况：

你肯定不会了解我从散步与采集植物中所获得的快乐，我借这种良好而单纯的消遣来保持心中的平静。下雨时，我便从事写作，我写的是我的一生，并不是外表的生活，而是我的真实生活，我一生中最隐密的感情和我的性灵。

我将做这件史无前例的事，而且未来也可能没有人会像我这样做，我将把我一生中好的和坏的，一切情况全部写出来，让我的心灵完全表露出来。

1768年7月，卢梭去到尚贝里去看看他亲爱的阿母，但是他从以前自己的学生康宜先生那里了解到华伦夫人已经去世，安葬在雷门镇。卢梭便去那里扫墓。他久久地伫立在墓前，看着墓地上的芦苇，回忆起阿母曾经给予他的仁厚和慈爱，感叹光阴荏冉，

似水流年。

卢梭从尚贝回到格林诺勃市，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他的主要活动就是采集植物标本，在大自然里寻求乐趣。不久，他有事到布戈市。当时，该市正在筹备一项游行活动，市长听说他抵达那里，随即请他共进晚餐。卢梭非常喜欢布戈市，便在一家旅馆订了房间，并写信要戴莱丝来这里团聚。

8月29日，卢梭与戴莱丝在市长面前，举行了婚礼，卢梭将戒指套在戴莱丝的手指上，并发誓共同到老，至死不渝。10月10日，卢梭在给老朋友莫顿的信中写道：“想必你已知道我那位长久的伴侣，终于成为我的妻子了，因为她决定跟随着我，分担我的苦痛，所以我必须做这种安排。25年来相聚的岁月、信心和互爱使我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直到我死为止，她将是我最温柔和我所需要的伴侣。”

1769年2月1日，卢梭夫妇从布戈市迁往蒙魁镇的一座农场居住。那里景色优美，他们的房屋地点适中，由屋里可以远眺蜿蜒而流的雷尼河和杰拉山的雄伟气势。卢梭常常听见窗外燕子的呢喃，这使他非常愉快，可是戴莱丝却渐渐地厌倦了这种田园生活，想回巴黎，这使卢梭感到为难。

1770年，法国当局终于宣布赦免卢梭。卢梭于是决定迁住巴黎，满足戴莱丝的心愿。在巴黎，由

于生活费用比较高，除了自己的版税收入和元帅勋爵的年金以外，卢梭还继续抄写乐谱，以贴补家用。这年的11月，卢梭完成了自传《忏悔录》的第二部。卢梭的《忏悔录》是他饱含辛酸的生活历史的产物。他以坦率的态度回顾，披露了自己的一生，展示了一个平民思想家的思想感情，品德和性格的特征，也直言不讳地剖析了环境造成的自己一生的缺点。同时，这部自传也是对封建社会和反动统治阶级的控诉。

继《忏悔录》完成之后，1771年卢梭应波兰威尔豪斯基伯爵之请，写了《对波兰政府及其1772年4月改革计划的考察》；而后开始撰写《对话录》，他想人间再也没有谁能够听见他绝望的声音了，他觉得仿佛连上帝都跟他过不去。

## 第二十章 最后的日子

卢梭写《对话录》时，心情非常平静，性情也愈发孤僻了。他对人类已经失望，不相信任何人，变得疑心重重，不让别人进他的书房，很少接见朋友，也不大与过去的熟人联系。

虽然卢梭没有在公共场合露过面，但他偶尔也会在一些人面前朗读他的新作，并申述他有权公开朗读，因为官方查禁的只是他的书。他常常在一些贵族王室家里朗读他的《忏悔录》，而不删减任何细节，包括他在书中所叙述的自尊心及他所犯的错误，全都无一遗漏地表达出来。他的遭遇深深感动了那些听他朗读的人，许多人都流下了同情的眼泪。

卢梭的《对话录》脱稿后，因为法院查禁他的著作而无法出版。一次偶然的机，他遇到以前在英国的好友布司比先生，便将自己誊好的《对话录》第一部分交由布司比保管。当他把剩余的部分誊写完毕时，布司比已离开法国。把这部分手稿托付给谁保管呢？法国没有他一个亲密的朋友。后来他灵机一动，将《对话录》包好，在外层纸上写着“托付给全能之主保管”，并且还写了一篇祷词。他把它们放到一起，准

备把它放在圣坛前，置于主的脚下。可是当他匆匆忙忙地走到教堂门前，发现教堂已经锁门，无法进去。他低垂着头，非常懊丧地回家了。

1776年秋，卢梭继续写自传的继篇《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想》。在写作过程中，卢梭常常感叹自己的孤独、苦闷，觉得如今自己在世界上孤身一人而外，别无兄弟，无近亲，无朋友，无交游，一个最易接近的心肠最热的人，被众口同声地驱出人群，永生永世地成为一个孤独者了。

1776年10月，卢梭正在美里蒙特镇附近散步，一边思考自己的作品，突然间一辆马车驶来，虽然卢梭及时躲闪，但路边的狗却朝他扑来，他受惊吓而跌倒，浑身疼痛，嘴里流着血，在地上躺了很久，他才挣扎着爬起来。当地报纸当天就披露了这条消息，报纸编辑竟用一个带有侮辱性的标题：“卢梭被狗践踏”。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卢梭。

这一年整个冬天，他都隐居在家里，很少外出。

1778年4月12日是圣棕树节，清晨，卢梭被教堂的钟声叫醒。这深沉而悠长的钟声，激起了他的灵感，他赶紧起床，坐到书桌前，开始撰写《一个孤独散步者的梦想》中的“散步之十”：

今天是圣棕树节，从我初遇华伦夫人起到现在已有50年了，她当时只有28岁，而我尚未满17岁，

她对我所表示的友谊激发了我的感情。那回初次会见决定了我日后的生活。啊！如果我那时能满足她的心灵就好了，我们如能长久相聚，那会是多么美好的日子呀！

4月到6月，由于一位有钱的贵族特·纪拉丹的慷慨资助，卢梭从巴黎的寒伧寓所搬到距巴黎约36公里的一个风景秀丽的村庄爱尔美农维尔。当他听说伏尔泰已去世时，表情沉重，感叹道：“我与他的存在是相互连在一起的，他如今已死，我也将不久于人世！”

1778年7月1日，卢梭的老朋友莫顿从日内瓦专程跑来看望卢梭，卢梭便将自己的《忏悔录》手稿拿出来交由莫顿代为保管，希望在他死后能出版。第二天，卢梭外出采集植物，没多久就因脚痛回到家里。喝完咖啡后，卢梭对戴莱丝说，他准备去纪拉丹伯爵家给他女儿上课，并吩咐戴莱丝给锁匠付款。

戴莱丝付款回家后，发现卢梭并没有走。这时，卢梭告诉她他的胸部阵阵疼痛，大脑像被敲打一样剧烈疼痛。当时是早上七点钟，天气非常好，卢梭要戴莱丝扶他到窗前看看美丽的阳光。卢梭站在窗前，说道：“全能的主啊！天气如此晴朗，没有一片云，上帝在等着我了。”说完，便失去知觉，与世长辞了。

第二天，人们纷纷来到爱尔美农维尔镇，瞻仰这

位思想家的遗容。著名雕刻家赫顿为他做了面型。医生为他验了尸，证实他死于脑溢血。随后，他被葬于生前心神向往的圣·彼得岛。

卢梭的一生是非常艰难坎坷的一生，在变化无常的遭遇中，他从没有因为贫穷而发过一声叹息或掉过一次眼泪，功名富贵和名誉对于他不过是浮云而已。面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淫威，他难能可贵地表现出高尚的情操，保持着精神上的风采，从不向现存政权妥协。他为了洁身自好，保持人格独立，而拒绝国王的接见和赐给的养老金，也不接受达官贵人的馈赠，宁肯以自己的微薄收入来糊口。临终时，自以为孤立于世上的卢梭，未曾料到他已经征服了现在和未来。10年后，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爆发了，卢梭获得了当之无愧的殊荣，赢得了许多热烈的崇拜者和拥护者。法国大革命胜利后，1791年11月25日，在蒙莫朗西建立了卢梭纪念碑；1794年10月11日，法国革命政府举行隆重仪式将卢梭灵柩移葬于巴黎名人公墓。卢梭的名字和业绩将永远留在世人的心中。